

# 太陽的去死

著 金 田



FIG. 1. FIG. 2. FIG. 3.  
U. S. Rivers.  
大原釘  
小物釘

J  
10313  
2

死  
去



陽

08695

「愛，要愛那沈下去的太陽，牠又是可怕的，又是偉大的，把牠底血染紅了半個天，那時候天空中便開始了黃昏的奇蹟。愛，要愛那死去的大陽，愛，要愛那受傷垂死的獅子，牠在臨死之前那般怒吼，使遠處的駝鳥駭得把頭往沙裏藏，連鯢魚也興奮地打呵欠。」

——A. N. 託爾斯泰：丹東之死

## 序

這部小說自然不是成功的作品，而且像我這樣的人也寫不出成功的作品來。

我很久不寫小說了，這只是因為沒有時間。但近來終於犧牲了二三十個晚上寫成這部死去的太陽。想寫這部小說的動因在兩年以前。有一天在鄉間偶爾讀到巴黎每日新聞上面的一篇雜感，說的是一個十九歲的安南青年自殺的事。離開了明媚溫暖夢幻的國土，飄流到陰暗的巴黎城，看慣了大國人物底架子，受盡了弱者底種種苦痛，在一個淒涼的月夜裏，聽見街頭有人在唱安南之夜的情歌，這時候那個逃不出「狹的籠」而回到溫暖的樹林的文弱的安南青年只有走自殺的路了。這種心情當然是法國人所不了解的。

### 1

時間是不停地過去了。我底一個朋友又在項熱投水自殺。被壓迫者底悲哀壓倒了

我經過了短時間的苦痛生活後，我底激情漸漸消退了，但是悲哀底痕跡卻永留在心上。我那時想寫點東西來伸訴我底以及與我同爲被壓迫者的人底悲哀。我就決定用我所經歷過的五卅事件做主題。

因爲延遲了兩年，所以我底小說底結構也就變更了。也許現在寫的並不是以前打算寫的那一部。雖然這也是寫五卅事件，但牠底主題卻不是五卅事件了。我寫的乃是一個小有產階級在這事件中的多少有點盲目的活動，以及由活動而幻滅，由幻滅而覺悟的一段故事。如果讀者覺得我底英雄未免有點幼稚滑稽，那麼請他明白事實上小有產階級大半是這樣的。我在這裏面所寫的大部分都有事實作根據。我自己是小有產階級，過去是，現在是，恐怕將來還是，所以我不是普洛文學家。但我有我自己底意見，有我自己底寫法。

這篇小說友人中看過的都說比滅亡差得多了。我無法爲牠辯護。朋友瓦是愛讀滅亡的，他讀了我底白白以後，卻來信勸我說：「我希望你能從無意識的創作變成有意識

的創作才好。太固執於自我的小說我不希望你繼續地去寫作。」他要我「寫出思想健全的小說。」這意思很不錯。可惜我現在做不到，不過在這死去的太陽裏個人主義的色彩是淡得多了。雖然我底學力還不能夠使我寫出像左拉底四福音（只作成三部）那一類的書，來表明我底社會理想，但我已經不復以自我為中心來伸訴自己底悲哀了。

但我依然要像摩西那樣地宣言道：

「我要舉手向天，我說：我底思想是永生的。」

（舊約申命記三十二章四十節。）

一九三〇年六月 巴 金

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晚間十一點鐘，滬寧線夜快車開出了上海北站。天正落着微雨。在夜色底包圍中一長串的列車像一根長蛇似的在蜿蜒的鐵軌上爬着前進發出了單調的響聲，驚破這靜夜底沈寂。在一輛三等車底車廂中靠左邊坐着大學生吳淦清。微弱的燈光給這車廂加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車廂裏擠滿着各式各樣的人，從穿西裝的一直到穿藍布短衫的。各人底心中似乎懷着一種秘密，怕被人知道。有的低着頭在沈思，有的嚴肅地在和同伴低聲私語。然而大多數的人都失了談話的興致，也許還有點害怕開口。一種嚴肅的恐怖的空氣控制了全車廂，往常的嘈雜的談笑，如今是沒有了。夜色愈加濃厚，火車載着各人底秘密不停地前進。

兩天來的刺激和奔走使吳淦清底精神異常疲倦。在這擁擠的車廂中找到一個座

位已經費了大力。在兩個肥胖的商人中間找到一隙的座位，坐下去以後，略略向四周一望，他便覺得頭有點沈重，身子站立不穩，眼皮也不由自主地垂下來。他就這樣昏沈沈地假寐了片刻。

忽然火車底放汽聲驚醒了他，車身底驟然的停止把他底身子也大大地震動一下，他喫驚地睜開眼睛，轉頭向窗外一望。那個報告站名的石牌坊雖然靜立在冷雨淒清的夜裏，暗淡的燈光使吳荊清看見石牌坊上有一行英文和兩個大的中國字，他雖然看不清楚這是些什麼字，但他明白了蘇州車站了。

在一陣小小的喧鬧之後，有些人下了車，又有人上車來，漸漸地一切又歸於沈靜。幾分鐘過去了。火車又慢慢地動了。

天色很是黑暗，雨還不住地落。玻璃窗上黏着雨點。從車廂裏望出去，模糊中盡是一片烏黑。車廂裏到處都是打鼾聲，也有幾個人打起精神在談話。電燈似乎更加昏暗，一種憂鬱的黯淡的黃色籠罩了整個車廂。時間就這樣慢慢地過去，好像過得太慢了。

忽然起了一陣叫聲，聽見有人在叫「查票」。皮鞋底聲音愈走愈近，四個全武裝的兵士擁着一個穿制服的查票員來了。一頂小小的制帽蓋着的圓圓的臉，戴着寬邊眼鏡的一雙眼睛和下垂的八字鬚表示出查票員底尊嚴。他帶着滿不在乎的樣子在人叢中擠過，把所有這車廂裏的乘客底票子都翻看了。

在吳養清左邊坐着的那個胖子忽然擡起頭望着那幾個兵士，過了一會便自言自語地說：「這樣的兵士看起來好不威風，爲什麼不能夠跟外國人打仗？這聲音裏包含着憤懣和絕望，圓圓的胖臉上帶着一種悲哀的表情，兩隻小眼睛光閃閃地圓睜着。吳養清不自主地擡起頭，只看見最後的一個兵士底黃色軍帽。但一瞬間軍帽也就消滅了。一切還是和先前一樣。他轉過頭看那胖子。那人底眼光和他底對射着。從那人底眼光裏他知道那人有話要問他，不知爲什麼緣故，他害怕似地連忙把頭低下來，不要看那人底眼睛。」

「說，告訴我，外國人爲什麼要亂殺我們中國人呢？」他覺得一隻肥大的手握着他的

底左臂，一股熱氣吹到他底臉上。那人底聲音抖動得很厲害，直到了他底深心。在深深的感動中他想找一句話來答覆那人。但血的印象窒息了他，他覺得全身底血都衝到臉上，他把兩個拳頭緊緊地握著，兩日前的景象又來追迫他了。

他只覺得全身發熱，話語流水似地吐了出來，自己也不知道在說些什麼。

兩天以前正是星期六下午，將近兩點半鐘的光景，吳養清立在上海南京路永安公司底門前，手裏捏着一推傳單。他在擁擠的人羣中把他底傳單一散給他底手所能够達到的過往的人。

這種經驗在他一生中算是第一次。他感到一種從來未曾有過的激昂與熱誠。南京路上的這一段被大隊的偶然聚集起來的羣衆擠滿了。幾面某某大學講演隊底大白旗在各商店底紅的藍的招帘間飄揚着。在這些旗幟底下面聚着一兩百個各校的學生。傳單雪片也似地四處飛着。四周的呼叫聲漸漸地高起來。激昂的空氣統治了全街道。忽然後面起了一陣擁擠，吳養清和他底同學們都被推向前進了。

快到了市政廳底門前，呼叫聲便增大起來。吳養清看見一個高大的印度巡捕正抓

住他底一個同學底衣領。還有那個在學校裏素以文弱出名的張欣南也被一個瘦長的西捕拖住。「放他們罷，」有些人在高聲叫。但那些巡捕依然拖着他們走，而另外五六個巡捕卻拿着他們底臂提來阻止羣衆前進。

「放他們罷，」羣衆中起了如雷的呼聲，後面的人用力向前推動，前面的人就成了巡捕底發根底目標。一個西捕猛然舉起他底尖上包着鐵皮的手杖向着快擠到他底面前的一個年紀很輕的學生底頭兇狠地打下。那個青年被打得幾乎要跳起來。一道鮮紅的血流下他底前額，霎時間他底臉就被染紅了一小半邊。

吳養清正走到那青年底身邊。「血！」他不禁高聲叫將起來，似乎心都在抖了。血的印象使他忘掉了自己。他感到一股無比的熱氣，猛然拋擲了手裏的傳單，捏着拳頭跳將上去。忽然旁邊來了兩隻鐵腕捏着他向後面一摔。他立不住便往後一倒。後面的一個同學扶住了他。「血！」他用力的，狂亂地叫着。「血！」「血！」羣衆中立刻起了響應。羣衆更興奮地向前擠，愈擠愈興奮。「衝過去！」有幾個人這樣高叫，羣衆馬上同聲響應。不多幾

時羣衆就以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衝過巡捕底防線前進了。

羣衆底聲勢雖然浩大，但是他們往前進本來沒有什麼目的，也沒有一點暴烈的舉動。許多隻手舉起來，歡呼的聲音響遍了人羣。吳養清走在羣衆底前頭，還不會走到雲南路口，前面已經聚滿了人，不能通過了。他預備一個人穿過前面的人羣中向前進，忽然又起了一陣歡呼聲，羣衆似乎有點亂了。一聲清脆的槍響，送到他底耳邊。「槍啊！」他驚疑地叫了一聲。他自己立刻否定說：「不會的，他們不會開槍的。」話還未說完，忽然前面的人羣向後狂奔起來，槍彈底聲音接連地響着，哭叫聲響成了一片。羣衆都往兩邊的商店或支路裏跑。

在他底驚懼的激昂中，吳養清底腿似乎在地上生了根。一個年輕的孩子，滿臉都是血，向着他跑來，離他還有幾步的光景，忽然狂叫一聲，兩手撫着胸，一顆子彈從後面打進了那孩子底身體。那孩子便倒在地上死了。

一聲尖銳的笑聲立刻送到了吳養清底耳邊。他轉過頭，正看見一個高大的西拉拿

著一支手槍對準他。他瘋狂地跳進了旁邊一家店鋪。這店鋪裏堆滿了灰白色的臉。吳養清底心猛烈地抖著，全個身子都因恐怖與憤怒而戰慄了。他驚惶地望著那許多灰白的臉。所有的臉上差不多露出同樣的表情。屋子裏是悶得死人的沈寂。外面的槍聲還在繼續地響。但最後終於停止了。又過了十幾分鐘，吳養清便走出了這店鋪。

街道上已經是很清靜了。先前的大隊羣衆如今完全不見了。寬廣的馬路這時候更加顯得寬廣。全武裝的西捕和印度巡捕在馬路中逡巡著。在步道上以及馬路中靜靜地躺著十多個屍體。這里是一大團鮮紅的血跡，那里又是一大灘黑紅色的東西。吳養清認得在電車軌道旁邊仰臥著的穿灰色西裝的青年是他底同學張欣南，臉上血跡模糊，一身都是血。在雲南路口臥著他先前親眼看見被謀殺了的那個孩子。

他記起了就在半點多鐘以前，他們這一羣人還是和平地向着巡捕房前進，要巡捕釋放無辜被捕的學生。他們還以為那般人總是具有理性與同情的東西，在他們底血管裏總有一點人底血液，那樣的服裝與武器總不會消滅他們底人性。然而如今事實證明

出來他們只是些喝血的猛獸。在這大商埠底最熱鬧的一條街上把一羣手無寸鐵的市民任意屠殺。這樣的事在中國歷史上確實是空前的。多年來所受的帝國主義者底壓迫像深的創痕一般一齊湧上了吳養清底心頭。他在掙扎。他覺得忍耐的時期是過去了。他底血應該流，他底青年的生命應該犧牲，爲的是表示出來這一個民族中也並不盡是些任人屠殺的羔羊。他把那孩子底屍體看了一回。他底眼裏發出火花，他底全身像烈火一般地燃燒起來，他底心猛烈地戰抖了。

「走開！一個執手槍的西捕用英國話對他叱道。聽了這樣的叱聲，又看見殺人的兇器，他實在忍不住了。這時候他忘記了一切，憤怒制服了他。他拔起腳正要向那個人衝去，忽然後面有一隻手拉着他底右臂，一個很熟的聲音在叫他底名字。他轉過身子，便看見他底同學王志行底因痛苦而扭曲着的臉。他們兩人對望了一會，兩人都不能自己地掉下眼淚。弱者底悲哀壓着他們底頭。心裏好像有多少話待說，但一句也說不出來。最後還是王志行一把握着吳養清底手，悲哀地說了一句：「我們去罷。」吳養清再掉過頭把

那些躺在血泊中的屍首望一下，然後同王志行走了。

一路上，一個思想，一種恐怖追迫着他們。吳養清底被握着的熱手忽然翻過來，把王志行底手緊緊地握着：「志行，我們永遠不要忘記這件事罷。」

從南京路，他們又轉進四川路。這時候他們又在熱鬧的街道中了。吳養清底身子猛然戰抖起來。「志行，我底心亂得很，我不能，不能生活下去了……呵，我底血呵，你為什麼不流在南京路上……志行，我不能忍耐了，我們還是回到南京路去罷……」他狂亂地說了這些話。

「輕聲點，你瘋了……你要去送死嗎？」王志行驚訝地說，然後又溫和地安慰他道：「養清，我們回學校去罷……不要急，這一次我們是一定會勝利的。」

「血，血呵！」吳養清迷惘地叫道：「我看見了那孩子底血，我親眼看見他被謀殺死的……他底血，他底叫聲，你想我今晚怎麼能夠安睡……還有張欣南底血呵……可怕！我如今眼前盡是血。好像這些都在笑我怕死……笑我躲在店舖裏……」

王志行並不說一句話，只是默默地挽着吳養清底手臂，與他同回到T大學。

晚餐的時候，T大學底飯堂裏顯出一種從來不會有過的悲哀而肅靜的空氣。雖然照例地端上了桌子，但所有的人在悲哀的襲來中都沒有喫飯的心思。全飯廳裏盡是些悲憤的臉。

「大家站起來低頭靜默，表示哀悼我們底被害的同學張欣南！」一個瘦長的學生說。全體學生都站了起來。

幾分鐘以後一個悲憤的聲音又響起來：「我們還要來表示張欣南同學是不會白死的……我們用什麼方法對付這次屠殺呢？……難道我們底血還不沸騰起來嗎？」一個身材高大的學生跳上了板凳大聲說：「我們底同胞還在做夢，就是這一次的流血還把他們喚不醒的。看罷，明天南京路上又會恢復了昇平歌舞的氣象——」

「不，我們明天再去！」這呼聲簡直是全體一致叫出來的。「我們明天再到那里去

演講，去散傳單——」全飯廳裏充滿了生氣，吳養清底熱血又沸騰起來。看見這全體一致的精神，他真感激到想流眼淚。他真正想抱着一個一個的同學，和他們接吻。他用全力量叫着：——「甚至於去死。」這差不多是歡呼的聲音。

這天晚上大禮堂中的全體學生緊急會議一直繼續到一點鐘，大家懷着緊張的心情回到各人底寢室裏。

血的印象不時來追逼吳養清，使他一夜不能安睡。

從第二天起他們是全體罷課了。

星期日的上午，狂暴的急雨像前一日的槍彈一般地怒掃着南京路，馬路上的水像血一般地流着。大屠殺的罪證已經被毀滅淨盡了。血底顏色早被白種人用水沖洗乾淨了。可是血底氣味還隱約地到處散佈着。依舊是高登的三大公司底屋頂花園，依舊是裝璜精緻的各種商店，然而平日那些點綴太平的東西都不見了。一種嚴肅的悲哀籠罩了全街道。

吳養濟一個人走過新新公司底門前，無可如何地望那緊密地排立着的店鋪。白漆滾的窗櫺遮住了裏面的一切。每一家店鋪似乎都含着深的祕密。每一家店鋪都蒙着一種悲哀的顏色。他都知道牠們中每一家都是昨天的大屠殺底見證。牠們是親見着黃色的同胞怎樣被屠殺的。牠們中每一家都可以訴說一段悲慘的歷史。他懷着滿腹的熱望

要牠們向他說出什麼來。但牠們依舊冷酷地閉着口，把那悽慘的祕密緊緊保守着。槍彈般的雨點不斷地向他底臉上猛射來，眼鏡片上積着雨點，變為模糊了，洋布衫也溼透了，可是他底心裏的火，身上的熱依舊沒有減少一點。耳邊起了鳴聲。他用手把額上的雨點揩拭一下，又向前進了。

雨荷荷地流，他也加速了脚步。偶然在一家商店底玻璃窗上他發見一個大的傷痕。他看見這傷痕，就覺得是自己受了傷一般。心燃燒得更厲害了，似乎就要跳出口腔。他覺得非找着一個人不可，好把他底悲憤向那人伸訴。他擡起頭四面一望，披着雨衣的武裝印抽和西捕在馬路上徘徊着。他望着他們底手槍，他想如果他向前去勸一下，一定會有幾顆子彈打進他底身體。他很想撲上前去和那些屠殺他底同胞的人拚命。然而他不能夠給那些人做槍靶，他不能夠拿自己底死亡去供那些人作樂。在憤怒的絕望中他恨恨地把他們望了幾眼，又急急往前進了。

忽然他底眼前一黑，好像有什麼東西擋住了他底去路。「朋友，當心點，」一個粗獷

的聲音送到他底耳邊。原來他在急走的當兒，不留心竟和一個工人相撞了。他撻起頭來，一個穿藍布短衫的工人站在他底面前。他對於這一個不認識的同胞感到一種從來沒有過的親切的友情。那樸實的臉，那直率的憤怒的表情，這時候在他底眼裏卻變得非常偉大，非常可愛。「朋友，」他不禁叫了出來。其犖的臉還擺在他底面前。血紅的眼裏露出了親切的眼光。兩個人彼此對望了一會，在互相的了解中，還有說什麼話的必要呢？吳荪甫覺得自己底眼睛潤溼了。一句其犖的話語從他底嘴裏吐了出來：「我們都不要忘記昨天的事情。」「只要我們大家都不怕死，就好辦了。」這一句包含着熱烈的希望的大聲說出來的話語，像鐘聲一般地在吳荪甫底耳邊響了許久。可是那工人霎時間便轉了彎去了。

「南京到了，」「南京到了，」車廂裏有人這樣叫，馬上大部分的乘客都騷動起來。吳荪甫正在重溫兩日來的舊夢，卻被這些叫聲打斷了。火車已經駛入站內。南京到了。

車身完全停止了以後，乘客便爭先恐後地下車。吳荃清擦了一下眼睛，從架上取下了小提箱，費了很大的力量，算在人叢中擠開一條路，走下去了。

月臺上站滿了接客的人，可是吳荃清沒有一個朋友在裏面。因為他來南京是在前一晚上，T大學學生會緊急會議中決定的，所以不曾通知南京的朋友，而且他從前在南京SE大學讀書，後來才轉學到上海，南京是他常到的地方，也用不着別人來接他。

據車站上的情形看來，上海的大屠殺似乎還不會被南京人詳細知道。至少一般人的底臉上是沒有一點悲哀或憤怒底表情的。吳荃清不能相信在這樣近的地方，上海的事變會不會產生一點影響。他在上海時心情是很緊張的，他所看見所聽見的一切都是以使人興奮激昂，可是如今在這里看見這些和平的面孔，好像什麼事都沒有了似的。所謂「五卅」不過是一場惡夢。

吳荃清也不在車站久留，未下車以前本來預備向這些人演說幾句，但這時候覺得什麼話都說不出來了。他懷着這一種疑慮走出車站，雇了一部黃包車，向北門橋而去。

上海大屠殺後的第四日，在南京 S U 大學底大會堂裏正舉行着國民外交後援會底成立大會。可容數百人的大會堂裏已經沒有了空的座位，兩旁過路的地方也站滿了人，甚至窗臺上也有些年輕的學生高踞在那里。講壇上桌子面前站着本日會議的主席，是一個二十六七歲的青年，穿着一件青囉囉的長衫。一個三十多歲穿學生裝的人坐在桌子旁邊，做記錄員。

吳淦清走進大會堂時講壇上的主席正拿着粉筆在黑板上寫道：「第六提案——請求上海軍事當局立即派兵占領租界。」寫畢他便轉過身子叫道：「請原提案人N大學學生會代表說明理由。」於是一個身材高大面目黧黑的西裝青年便站起來，意氣洋洋地用帶着廣東音的國語把他底提案解說了一番，他說到最後，全會場起了一次春雷。

般的掌聲。「我們要立刻把租界收回來，」人羣中起了這一句尖銳的話語。

N大學學生會代表坐下之後，前三排的座位中一個穿馬褂的三角臉的青年半立起身子說：「我看用武力占領租界是不合條約。」他底聲音並不很高，但前幾排的人卻已聽得清楚了。一個瘦長的穿青灰色的羽紗長衫的人忽然站起來高聲說：「請問密斯脫謝耀德，外國巡捕在上海租界上屠殺市民，是條約上第幾條裏載得有的？」這句話是全場的人都可以聽見的。立刻又起了一陣拍掌聲。謝耀德無話可答，便悄悄坐了下去。

「我們現在用反表決法來表決這個提案，反對的請舉手，」主席這樣說了之後全會場立刻寧靜。一屋子盡是黑黑的頭，但看不見一隻高舉的手。這提案就算通過了。

主席又把桌子上的紙件拿起來看了一下，便在黑板上繼續寫道：「第七提案——

請商界同胞即日罷市。」原提案人公理日報社印刷工人代表照例起來解釋他底提案底理由。這個人底形狀很引起吳養清底注意。他底身材異常魁梧，四方的面孔上點綴了一臉的大麻子，再配上一部黑鬍鬚，穿的是一件藍布大衫。他說話時捲起袖子擦擦額掌，

好像要和誰相打似的。一嘴的湖北話說得十分響亮，言詞也很激烈。「……如果我們這一次還不堅決地表示反抗，如果我們還不全國一致地團結起來作破斧沈舟之舉，那麼再過幾年這塊中國的土地上已經沒有我們立足之地了。……今天他們在上海屠殺我們底同胞，明天他們也會在南京屠殺我們，難道我們便都是任人宰殺的牲畜嗎？……」「不」「不」人叢中起了這樣的呼聲。「……這次我們要具着大犧牲的決心，用全力來做反抗運動。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工人罷工，」說到這幾個字聲音特別響亮起來，全場一致地起了拍掌聲。「既然學生已經決定罷課，那麼我還要求總商會代表答覆由總商會勸導各商店罷市。」

在一陣掌聲中麻面的人坐下去了。吳荪甫旁邊的一個青年告訴他底同伴說：「這就是公理！日報社印刷工人王學禮。」這幾個字清清楚楚地進了吳荪甫底耳裏。

所謂總商會代表是一個肥胖的中年男子。他慢騰騰地站起來，用平板的，毫無抑揚頓挫的聲調說：「這個問題太大，我不敢負責代表總商會答覆。不過我自己卻以為這

種提案是沒有通過之必要。我們南京商人罷市，只足以使全城陷於恐慌，商人自己被產，對於外國人又沒有一點害處。我們商人都是有身家的，罷了市，破了產，我們的妻室兒女靠什麼喫飯？這一層請大家原諒。」接着一個官氣十足的有仁丹齏子的財政廳代表便起來講了許多不可罷市的大道理。他底話還未說完，麻面的王學禮又站起來憤憤地插嘴道：「人家連性命都不要了，你們還捨不得幾個臭錢！」

「這是什麼話！」財政廳的代表拿出官僚底架子，重重地在面前的小桌子上擊了一下，大聲嚷起來。王學禮正要開口，會場裏忽然起了一陣喧鬧。「安靜點！」「秩序！」人這樣叫着。主席不住地搖着鈴。秩序終於恢復了。官僚代表和印刷工人彼此交換了憤怒的一瞥，便又坐下去。

主席爲了息爭起見，便把這提案付表決。最先由贊成的人舉手，一數共是二十六個；然後再由反對的人舉手，一數也是二十六個。於是在講壇上做記錄的那人便站起來說：「我是二十世紀學會底代表，當然有表決權，我來投一張反對票！」他舉起了右手。這個

提案就被打消了。雖然從旁聽者中間發出不滿的喧鬧，但在短時間以後一切又歸於平靜了。

此後又通過了許多提案如「後日全城學生遊行示威」等等。其間最引起吳養清注意的，乃是在王學禮提議的勸導下關英商益記工廠工人罷工案通過以後提出臨時動議的一個女學生。她是S. E. 大學學生會代表。她要求各校學生在罷課後組織募捐隊援助罷工工人。她底座位在第一排。她穿着淡青色短衫，繫一條青裙子，圓圓的，紅紅的臉蓋上一頭蓬鬆的短髮，端端正正的鼻子下面配着一張大小合式的嘴。她說話時身子微微顫動，清脆的聲音裏充滿了熱情。她底一雙流動的眼睛又表示出一種無比的勇氣。她說畢依舊很激動，並不坐下去，先向四周瞥了一下。在一陣鼓掌聲中，她底提案通過了，她才滿意地坐下去。

這個女郎底面貌在吳養清是很熟習的，吳養清一定見過她，但這時卻記憶不起她究竟是誰。吳養清正在埋頭思索，講壇上的主席便報告：「現在提案已經討論完畢，特請

上海T大學代表吳養清先生給我們報告上海大屠殺底真相。吳養清提起頭正看見主席對他打招呼做手勢請他上去。

懷着一種激昂的，多少有點驚惶的心情，吳養清走上了講壇，直立在桌子旁邊望着那無數誠懇的臉和燒燃似的眼睛，他感到了無限的熱誠，他覺得全身底筋肉似乎都緊張起來，血在他底脈管裏燃燒。他底眼睛裏潤溼了，彷彿有什麼東西塞住了他底咽喉，使他說不出一句話，他只想痛哭。然而臺下無數的渴望的眼睛刺進了他底心。在極力的掙扎中他說出了開場的話：「我不是來演說的，我是來痛哭的。」冰冷的眼淚像雨一般地洗滌着他底燒臉，熱烈的話語不住地從他底心底湧上來。他底模糊的淚眼看不見臺下的人羣了。在他底眼前現出了大屠殺底圖畫。他看見十幾個死傷的人躺臥在街心，他看見南京路上染着紅血，還有血淋淋的張欣南底頭，和那孩子臨死時的慘狀。一種無比的憤怒占有了他。他底全個身子因激動而顫抖起來，他底聲音也震動得很厲害，眼睛裏燃燒着復仇的火。他差不多發狂似地吼着。他說到最後他底聲音已經嘶啞了，似乎沒有力

量再繼續說下去，才艱澀地走下講臺。頭上的汗不住地出，眼前起了黑點，全身軟弱無力。過了一兩分鐘突然起了幾聲斷續的拍掌，即刻全會場的人都拍起手來。吳荃清清醒地鎮靜地向前面一看，他底眼光所觸到的面孔上都留得有幾滴淚珠。一股熱情點燃了他底心。在一陣感激之中他底眼淚便暢快地流了下來。

「哥哥，」他覺得有人在後面拉他，他掉過頭，看見一個穿着翻領襯衣的八九歲的小孩站在他底身邊。一對非常明亮的眼睛已經被淚珠潤溼了，睫毛不住地開闔。這孩子仰起頭看他：「哥哥，不要哭，我們這回是要齊心了。」

「弟弟，」吳荃清不禁溫柔地、親切地叫了這孩子一聲，「弟弟，我不哭了。你看你底眼裏還有眼淚呢！」他說着便摸出一張手帕俯着身子替這孩子拭眼淚。

「哥哥，我看見你哭，我也想哭了。我告訴你，我們這回要齊心了……我都曉得了，你帶我到上海去。」他舉起小拳頭在吳荃清底臉上晃了幾下：「你帶我到上海去打外國人。」

「小孩子應該乖乖的在家裏跟着媽媽玩，」吳養清愛憐地抱起他，在他底白嫩的面頰上親了一下。「你們小孩子是去不得的，我們大人去好了。」

「不，我要去，」這孩子起勁地說。「你們大人去會被殺的。我們小孩子不要緊，他們不會殺小孩子，他們也有小孩子……」

「三弟，你又在亂說什麼了！」忽然一隻白白的手在那孩子底頭上拍一下，一個女子底聲音這樣說。

「姐姐，」那孩子看見來的是他底姊姊，便掙脫了吳養清底手向她撲過去，雙手纏着她底手，要她抱。

「快放手罷！這樣大的人還要人抱，真不害羞，」那女郎愛憐地責備說。孩子聽見便紅了臉，放鬆手站好。

吳養清微笑地向那女郎點頭，他認得她就是方才提議組織募捐隊的女學生。他說：「他要到上海去打外國人呢！好勇敢的孩子！」孩子聽見在說他，便羞澀地把臉靠在他

底姊姊底衣襟上。

「爲什麼現在又怕羞起來了？」他底姊姊搖着他底身子說。她又向吳荃清說了一句：「吳先生方才的演說真使我感動得哭了。」

「密斯——」吳荃清剛說了兩個字便又頓住了，因爲他不知道女郎底姓氏，便轉口說：「我們似乎在什麼地方見過的。」他說了這句話才覺得她底面貌，他不僅見過，而且還是很熟習的，可是他卻想不出她底姓名。

「吳先生記不起了？」她微笑地說。「我是婉貞姊底好朋友，程慶芬，這是我底弟弟程旭……從前在成都時，我們就住在你們公館底對門……」

吳荃清不等她說完連忙笑道：「呵！我記起了……不過是六七年前的事，我就忘記了。倒是密斯程底記性好。」

「我還記得有一晚上，月色非常好，我同婉貞姊在你們公館裏花園內，婉貞姊正坐在池塘畔吹笛，我在旁邊唱歌，忽然聽見假山後面有人做鬼叫，又來了一塊石頭落在池



塘裏面，把婉貞姊同我駭壞了。後來才知道是吳先生，程慶芬笑着說。她又問：

「婉貞姊還好罷？」

吳養清底臉色突然陰暗起來，他低低地說道：「姊姊已經不在了，就在密斯程出省的那一年。」

「呵，怎麼婉貞姊就不在了！」程慶芬驚訝地說。「家母平時很喜歡她，如今這時常念她。她竟然死了！」說到最後一句，她有點淒然。

「伯父伯母都很康健罷……改天再到府上請安，」吳養清客氣地說。

「先父已經去世有四年了，家母底身體倒還好。吳先生來，我們一定歡迎。」

這時大會堂的人都散盡了。只有主席方國亮和王學禮幾個人還在談話。暮色開始從窗戶爬進來。大會堂愈加顯得淒涼了。

「姐姐，回去罷，是家裏喫晚飯的時候了，」程旭有點害怕，便扯着他底姊姊底衣角說。

「密斯程住在什麼街？」吳養清殷勤地問。

「就住在北門橋。」

「我也住在那裏，我們可以一道走。這孩子很乖，讓我來牽他罷。」吳養清說罷，便牽着程旭底手同程慶芬一道出去了。

五

在暮色的包圍中，吳荃清三人走出了S.W.大學。附近人家的燈火已經亮了。他們轉了彎，便走入菜園中的小徑。溼潤的泥土有點黏住他們底鞋底。他們不能夠走快，慢慢地踏下一隻腳，又再提起另一隻。街市裏的燈光可以遠遠地望見，菜園裏閃着朦朧的光。近處有一個水塘，水面籠罩了一層暮靄。塘畔喧響着關閉的蛙聲。兩旁的菜畦在朦朧中成了一片模糊的深綠色。四圍沒有一點人聲。夜是快要到臨了。

「吳先生覺得上海比南京好嗎？」程慶芬問道。

「密斯程沒有到上海去過嗎？」吳荃清驚訝地問。「在我看來，南京比上海好多了。我討厭上海。住在上海的人只曉得錢，除了錢外什麼都是假的。在南京至少可以見着幾個有同情心的人。」吳荃清憤憤地說下去：「上海完全是外國人底世界，流氓底世界。」

「吳先生底話也許太過了。我理想中的上海是很美麗的。物質文明既發達，生活富裕，人底同情心自然也豐富了。」程慶芬夢幻似地說。

吳養清像受了什麼刺激似地忽然用憤激的語調打斷了程慶芬底話：「上海，我是不願意同去了！血，這一次的血跡不洗淨，我是不回上海去了。我怕再看那南京路！」

「我想這一次我們會得到勝利的。」程慶芬充滿了希望地說。「我覺得所有睡着的人都起來了。你這幾天來看出這變化嗎？」

「君是看見的，我剛到時很奇怪，為什麼南京人一點也不關心，現在我看見他們是覺醒起來了。今天我底心裏增加了不少的熱誠。第一我要謝謝你底弟弟，」他說到這裏便俯下頭看了被他牽着的程旭一版，那孩子也正擡頭望他，不十分明白他底語意。大家都不言語，步武愈走愈慢。忽然吳養清帶着一種恐怖的疑慮說：「這一次該不至於只有五分鐘的熱度罷。」

「不會的，」程慶芬帶着確信說。「這一次的血灑在大街上，是誰也看得見的。我們

應該不顧一切的犧牲去爭回正義來。如果這一次我們依然不能爭得正義與人權，那麼這個民族真正是無可救藥，只有往衰滅和死亡的路去了。」

「然而我若一般人底頭腦裏已經潛伏着一種錯誤的思想了。他們信賴政府，以為政府底力量會解決這件事。他們請求政府派兵收回租界……其實我今天就聽到一點風聲，說政府本來打算下令禁止一切羣衆運動，叫大家靜候政府解決，後來看見風潮擴大了，恐怕用壓力反會激出事變，又只得裝假做啞……除了我們自己以外，別的都靠不住。只有我們民衆自己努力才可以爭回我們底自由和幸福。」

「是，吳先生底話不錯。呵，我好像在做夢了。在我底前面有兩條路：一條是到光明底樂園，一條是往奴隸底地牢。無論出什麼代價，我們是要向樂園去的，」程慶芬夢幻似地說。

「我相信崇了大衆底力量我們是會走到那裏去的，至少我們底弟妹們會到那裏去的，」吳養清看着小小的程旭，心裏陡然充滿了希望，以堅決的聲調說：「當那天我看

見南京路上凝結着的一團團的紅血和橫屍的慘狀的時候，當我在殺人者底兇惡的輕蔑的眼光之下別了我們底死者的時候，我曾經在自己底心裏深深地宣誓過：我底青年的生命可以犧牲，我底血可以再一次流到南京路上，然而正義終於是要爭回來的。活着給別人做槍靶子這樣的命運，我是要反抗的。我們要爭回我們底自由，我們有這力量，只要我們肯做，只要我們有決心……密斯程，你同情我底話嗎？……我恨不得這決死的職關轟轟烈烈地發動起來，奴隸底生活，預備給別人做槍靶子的生活我實在不能忍受下去了……」他底語調愈說愈激烈，到後來忽然中斷了，便不再繼續說下去。

程慶芬不答話，他們默默地走着。夜色更加濃厚了。吳養清覺得程底兩隻暖熱的小手緊緊地把他底左手握住了。

「吳先生，你不要傷心，我們如今肯做了，我要到上海去，」這聲音從孩子底口裏吐出來確實是可愛。

吳養清感動到說不出一句話，只是撫着他底頭叫：「好孩子，好孩子。」

程慶芬沒有說什麼，她只覺得吳養清底溫暖的呼吸在她底耳邊，臉上不覺得發起熱來，她便故意把腳步放得更慢一點，讓他走在前頭。但這時候再一轉彎就走入熱鬧的街市中了。

不幾步就到了程慶芬底寓所。程慶芬要吳養清進去坐一下，但他謝絕了，因為這時正是喫晚飯的時候，而且他底表弟高曹民還在家裏等他。程慶芬姊弟二人和他告別，走進院子裏去了。程旭還回過頭來向他不住地招手。他等到看不見他們底影子時，才轉身向前走，往自己底寓所走去。

夜是早或是遲，沒有一個人知道。南京全城都被埋葬在噩夢中了。死一般的沈寂，淹沒了一切。空氣中含着死亡的毒氣，從開着的窗戶送進來。吳淞，覺得窒息了。是什麼東西扼住他底咽喉。塵裏抖着灰白色的微光，全房子好像在動搖，牆壁也在跳舞。一個黑影子從地上爬起來，居然走到桌子前，不客氣地在藤椅上坐下了。

「也不打招呼，這傢伙多麼不講禮！」他想。

「有火柴嗎？」那影子居然用英語問他。奇怪的是他自己這時卻坐在他底對面。

「這是一個英國人罷？且看他要說什麼。」他心裏這樣想，便不回答那影子底話。

「你們為什麼要排外？」那影子又驕傲地問。

「真討厭！」他想，便生氣地回答道：「我沒有向你解釋的義務！」

「你不說嗎……哈哈……你們敢排外嗎？非得殺幾個人給你們看，你們才曉得害怕！」<sup>①</sup>

「這傢伙居然這樣說，應該站起來打他一頓。」他一面想着，一面捏緊拳頭，然而全身底力量都用出來了，他底身子卻似乎黏在椅子上不能動。他覺得在灰色的黑暗中有一雙深陷的綠色眼睛在輕蔑地、譏笑地望着他。

「殺，不見得就會把人殺怕罷，我們也會殺的。」他又急又怒地說。

「哼，你們也會殺？你不會看見那天老閹抽房的門上漲了八英尺高的血，路上血流得濘濘起來。這是誰底血？不都是你們黃種狗底血嗎？我也親手拿了支柯利特四十五號的快槍，我們把站在前一排的人打成碎塊！」那影子慢慢地帶着藝術趣味地講述他底功績。

①這裏的「自譽為外國人的影子」此語即大部分都是從美國商人洛科·史德斯寫給他底芝加哥友人羅克的信息摘錄下來的。

「原來你就是例子手，我正要找你，」他憤憤地說着，一面動手在桌子上抓東西預備向影子擲去。然而不知什麼緣故，他底手也不能夠動了。

「哈哈！你這小 Chinaman，我勸你還是不要動罷，」那影子在灰色的微光中忽然歪了臉發笑，露出一口白色的牙齒。「你們這些中國流氓妄想劫奪我們外國人的利益，所以非把你們打死十幾個不可。對你們這般下流東西只有用槍彈和皮鞭；至於同你們講理就會受害。」

「你就把我殺了罷，我不要聽你底這些話了，」吳荊氣得說不出話來，在掙扎了許久之後才嘶聲地吐出上面的話，他已經覺得力竭了。

「我勸你還是慢慢地聽我說。上帝明鑒，我的話都是真的，」雖然英語裏夾了不少不合文法的句子，但那影子說話的態度似乎是很 Gentlemen 式的，吳荊彷彿看見牠還是穿着漂亮的大禮服。「我同我的伙伴白天槍殺了十幾個中國人，晚上卻在禮查飯店裏喝酒打架，後來又和漂亮的中國女子睡覺。有一次我們一共十八九個人拿着粗

的打棒球用的棍子來和你們這般下流東西玩。那棍子是很結實的，但我也打斷了兩根。我們打斷許多中國人的頸骨，打破了十二三個中國人的腦袋，踢碎了一個中國人的背脊，打爛了許多面孔，鼻子，手腳。我覺得再沒有比這事更痛快的了。」

影子底臉上露出高等國民底滿足的微笑，他用手把八字鬚捻了一下，才慢慢地濫文地繼續說下去：「你不高興聽嗎？我要你聽，你還不是要聽！我告訴你忍耐地聽着罷。有一次我們開起鎗甲汽車，銅板有一英寸多厚，上面有破架子，有機關槍，裝製得好像坦克車一樣。這兩輪鎗甲汽車開足了馬力直往人堆裏衝去。果然壓死了兩個中國人。這兩個人的內臟擠得滿街都是，他們的手腳筋骨都壓斷了，逃避的人也大半壓碎了手足。」

他用手搔了一下頭上的光滑的髮，想了一刻便非常有趣地說：「還有咧，又有一次在早晨我們被一羣從污穢的狗窩裏爬出來的下賤異教徒圍住了。我們先用救火的水龍向他們噴水，可是一點效驗也沒有。這是你們中國人天生的賤脾氣，平常一點小雨，街上就看不見中國人；現在把他們渾身澆透了，這些混蛋還照舊拿磚頭砍我們。於是我們

的機關槍隊放槍了。真好！立刻打死了七個人，輾轉叫號的聲音立刻充滿在空中，死傷者的鮮血馬上染紅了街面。」

「哈哈！還不夠哩……」他又馬上忍住笑，做出最虔誠的基督教徒底樣子，極其誠懇地而且略帶一點說教式地說：「在一頭街稍上有許多中國流氓把電車攔住了，用油澆在上面，車裏的婦人小孩們也被他們拖了下來。你猜我們怎樣對付他們？我們把他們圍起來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這事情在歷史上從來不曾記載過，報紙上也不敢登載，我們在巡捕房裏也不敢說。對於那般生來就沒有智慧的中國人，我們自然把最殘酷的報柄送給他們，一下子就叫他們寂然無聲。上帝明鑒！要是我說的是謊話，我就沒有人格。但是這事情你們中國人也很少知道的。我能夠躬逢其盛也就足以自豪了。」

「老實對你說，我覺得對付你們這些污穢的惡魔，不該用公使交涉，最好用聯軍和你們相見，掠奪你們，蹂躪你們，強姦你們，屠殺你們，使你們世世代代都曉得尊敬外國人。這一次給你們喫點苦，也許可以管十年的和平。」

在稍微停頓之後，那影子又擺起了大國民底架子，鄙夷地、藝術地罵道：「哼，你們說什麼反抗！你們這般涼血動物哪里會反抗！空口叫幾次反抗，不過多送幾個人死罷了。你看罷，一兩個月以後，你們又會忘掉一切。流過血的南京路又會恢復昇平歌舞的氣象，你們男男女女又會在大飯店、跳舞場、大戲院、遊戲場中享樂去了。至於我們外國人呢，殺了幾十個中國，流氓至多不過花一點錢罷了。好在錢又不是我們出的。」那影子愈說愈高興，高的鼻子愈過愈高，深的眼睛愈過愈深，牠成了一個奇形怪狀的東西。頭不住地搖動，似乎還要說下去的樣子，可是吳荊實在氣得忍不住了。他極力掙扎，拚命咬着嘴唇。忽然身子可以動了，他猛烈地站起來，一拳打過去：「你不過是個影子，你敢裝作人樣來說話！」果然他底拳頭打了一個空，什麼東西都沒有了，自己依然睡在牀上。腦裏還留着歪嘴白牙的印象。自稱為外國人的那影子所發的議論也模糊了。

黑暗一秒鐘一秒鐘不停地走過去，四圍都是悶得死人的沉寂。灰色的微光在這屋子裏不住地抖動。他覺得自己底脈筋有點發昏了。他便坐起來。什麼聲音也聽不見。他不

相信自己會在這地方。在流了那麼多的血之後，怎麼還能夠有如此的安靜。他望着窗戶，只見見高的牆壁朦朧地立在窗外。什麼東西都死了，連那個自稱為外國人的影子也死了。突然一陣看不透的黑暗包圍着他底眼睛。他便又頹然倒下去，伸直地躺在牀上。灰色的微光似乎抖得完全不見了。於是一種逐漸增加的黑暗便向他壓下來擠過來，但他依然挺直地躺在牀上，動也不動一動。

吳養清彷彿聽見有人在叫他底名字。他睜開了眼睛。陽光射在灰白的高牆上，屋子裏已經大亮了。他底表弟高惠民穿着白色制服，拿着一桿白紙糊的小旗立在他底面前。在那三角形的紙張上寫着「爲擁護人權正義而戰」九個大字。那個帶着孩子氣的中學生拿着一面小旗像一個戰士一般地立着。吳養清看了他一眼便跳下牀來，一面問道：「還有嗎？」

「還有不少，我預備給我底同學帶去，也有不曾寫過的，你到我底屋裏去看罷！這是我今天一天早晨的成績，」高惠民得意地說。

果然在高惠民底屋子裏牀上椅上都是白紙的小旗，「打倒帝國主義，」「經濟絕交，」「收回租界，」這許多字跡一一映入他底眼簾。桌子上還有兩三面未寫完的小旗，

一整濃墨，一管大筆。吳荃清把眼睛揉了幾下，拿過一面旗子，再拿起筆蘸飽了墨，一口氣寫完了，放下筆。他底表弟看時上面歪歪斜斜地寫着二十幾個字：「如果我們人底血未冷，這殺兄弟們的仇終於是要報復的！」

「你寫了這許多字，別人一眼怎麼看得清楚，」高惠民接過小旗抱怨似地說。

「那麼我另寫一張罷，」他濃濃地蘸了一筆飽墨，再拿過一面旗幟，剛剛要落筆，一團墨汁已經滴在紙上，轉瞬間成了一大團黑跡。「就索性不寫也罷，」他掃興地擲了筆，把這張紙從竹條上撕下來揉成一團，丟在屋角裏。

「也好，」高惠民摸了懷中的錶出來看說，「我要到學堂裏去集合了。你還是直接到公共體育場去呢，還是跟我們一道去？」

「還是跟你們一道去罷。我本來也是S E大學的學生，」吳荃清毫不思索地答道。「那麼你就快點去洗臉穿好衣服，遲了恐怕他們已經走了，」高惠民催促他道。吳荃清便回到自己底屋裏去了。

等到吳養清再到高惠民底房裏去時，高惠民遞了一條黑紗給他。他接過來纏在左臂上，興奮地自語道：「這條黑紗非等到我們爭回正義時，是決不除下的。」

兩個人捧着六七桿小旗昂然出去了。到了街中他們覺得有許多的眼睛在注視他們。

在電燈桿上，在店舖門前，在牆壁上，都貼着口號和標語。到處都擺着激動的臉和異樣的眼睛。無數同情的眼光向小旗和拿着小旗的他們擲來。吳養清確實覺得在這幾天內南京的民衆大變了。似乎這般人在獻送他們兩個戰士去出征，要他們帶來勝利，從壓迫中救出他們。吳養清底精神更高揚起來，犧牲的火在他底心裏燃燒，他覺得有什麼大事變就快到了。在他底前面橫着不可思議的神奇의 將來。也許他們這一次能夠爭回中國民族自由和幸福，也許這一切都會成爲夢幻，中國民族和他自己都會滅亡。但後一層是太可怕了，他簡直想像不到。

不久他們到了S B大學。門前的四根石柱上貼了四張大字標語，每一張上面有四

個隸書大字，一共是十六個字：「反抗強權，救我同胞，收回租界，經濟絕交。」這是今天遊行時喊的口號。

他們走進墓面。金色的陽光照着草地底一部分，碧綠的軟草在太陽底溫暖的擁抱中直立起來。這樣大的草地上還只有兩三百人，一律穿着白色制服，左臂上都帶着黑紗，越顯得黑白分明。前面站着一個穿翻領襯衫的瘦長子，手裏拿着名單在點名。高惠民認得這是高中部體育教員。他微倖地說：「還沒有遲。」便攬了他底表哥，向那體育教員跑去。還沒有跑到體育教員底身邊，他就聽見在叫他底名字，便答了一聲「到」，一面跑入同學底隊裏把旗幟分散了，自己底手裏還留着兩桿。「你把這一桿給我罷。」他側過頭，看見了那個八字鬚的國文教員底微笑的臉，他便把「反抗強權」的一面給了那人。他又用眼光去找吳養清，他看見吳養清遠遠地立着，肩膀以上全沐着陽光，一手拿着旗，一手握着拳頭，像化石一般地動也不動。忽然一陣鑼鼓聲震破了早晨的空氣，他看見童子軍帶領着初中的同學來了。

這時白色的小旗四處飄動，人不住地從四面走來。短時間以後，在中學部學生對面，大學部學生又團聚起來。白綢子繙着黑字的S E大學校旗與中學部底藍綢白字的旗幟相對地翻飛着。

一個胸前掛着「糾察」的白布條的大學生走過來拍着吳養清底右肩，吳養清認得是他從前在S E大學時的一個同級的同學張席儒。「養清你來得正好，你也來做一個糾察，幫着維持秩序罷。」那人說罷便把左肩下挾着的傳單分了一部分給他，又從懷裏摸出一張「糾察」的白布條給他掛在胸前。「等一會就要出發了。」張席儒說了這句話便跑開了。

終於下了動員令。接着便是排隊的工作，兩個人排成一行。前面是一個校役拿着中學部校旗，其次是中學部童子軍，再次是初中學生，高中學生以及中學部教員，然後才是大學部學生，前面也有校役拿着大學校旗。大學部學生底排列次序是女生在前男生在後，教授都沒有參加。在童子軍底軍樂聲中S E大學全體學生出發了。

糾察員是在大隊旁邊走着，維持秩序，呼喊口號的。吳養清留在他底表弟底身邊，有時候和他底表弟談一兩句話。走出門來，出乎意料之外的，吳養清看見在左邊的牆畔王學禮高高地站在一個凳子上，揮動着他底大手，搖擺着他底麻面，向他所稱爲「學生諸君」的大隊演說。誠懇的、直率的話句從他底大口中吐出來。他底話句並不長，而且是反覆地說來說去，吳養清雖是匆匆地走過他底面前，但他也能夠懂得那人所說的不外乎勉勵他們今天要振作精神。他深深地看了那人一眼，覺得王學禮今天似乎特別長高了一點。他忽然對他起了尊敬心，想說什麼話來表示他底感情，可是大隊已經前進了。他驚覺着便掉過了頭，在他底眼前還是動着的頭和小旗。「反抗強權」遠遠地在前面叫起口號來了，他便追上去。他追到他所帶領的一段時，剛剛是該他這一段呼口號。他便揮着小旗一句一句地用力叫了出來，每叫一句便停一下，於是人們春雷般地響應了。四句口號叫完，臉紅紅的，汗珠不住地往下滴，口也有點乾了，但只好忍住一切往前走。

在不平坦的馬路上，這一隊學生像一根大蛇似的蜿蜒地行着。灰塵在陽光中飛舞，

小旗揮動的聲音和腳步聲混成了一片。

遊行的羣衆漸漸地走過僻靜的馬路，走進大街中了。街底兩旁擺着許多男女底臉，雖然其中有些是沒有一點表情的，但從大部分的臉上都可以看出同情和尊敬底痕跡來。這周圍已經找不出一個笑臉。在大的店舖底門前常常放着桌子，上面擺着一把大茶壺，另外有十幾個碗，裏面盛着黃澄澄的茶。「學生諸君，請飲便茶，」被排成兩行寫在白紙條上的八個字到處可以看見。許多口渴的人便離開大隊圍在桌子旁邊，不顧冷熱地喝着茶。大隊底秩序稍微亂了一點，但依然繼續前進。喝了茶的人找不到自己底原位便拿着小旗拚命跑去。講演隊的人員便離開隊伍走向兩旁，在店舖底門前聚了幾個人開始演講。

過了一條寬敞的街道，吳泰清正走過轉角的地方，忽然有人扯住了他底衣服。「先生，」一個兵士塞了一個銀元在他底手裏。這是一個中年的漢子，從他底聲音和態度可以知道他是北方人。灰布的軍服並不整齊，領口敞開，二頂快要破爛的軍帽向後面仰着。

着。一滴一滴的汗珠從他底散在前額的頭髮上落下來。他口裏氣喘着，一面羞澀地，尊敬地對吳養清說：「先生，請您收下罷。」這個簡單的兵士底突如其來的出現倒使吳養清有點呆了，他找不出話來回答他。他伸出手來想去抓那粗糙的手，然而穿灰色服裝的人已經跑了。「收條，你底收條！」他不加思索地叫出來，但沒有一點用。突然的意外的安慰來到了他底心頭，只感到一陣熱氣。他知道這一個國士裏還有許多的活力散在着，只要有人起來振臂一呼，把這許多散在的活力像斷絲一般地結合起來，一定會產出一種從來沒有過的巨大的力量。

這個確信使他幾乎高興得跳起來。望着這許多面旗幟和大隊的羣衆，他感到一個偉大的時代底來臨，便熱烈地響應着前面的口號高呼：「反抗強權……」

他們轉瞬便到了公共體育場，從門口望進去，裏面的人已經是滿滿的了。在各學校底旗幟之下，隊伍整齊地排列着。當S E大學這一隊嚴肅地走進去的時候，指揮臺上的一個紫色圓臉的穿白麻布衫的青年正拿着一個傳聲筒高聲地說：「S E大學隊請立在

左邊第三排。」

SE大學之後又有某某兩個中學進來。這時已經不早了。吳養清正在人叢中和高惠民談話的時候，前面指揮臺上便在報告開會了。臺上講演的人雖然用着傳聲筒，但會場太寬，而吳養清又在後面，所以簡直不能夠聽見。偶爾有幾個斷續的字到了他底耳裏，如「帝國主義，」「我們同胞」之類。然而他依舊伸起頸子在注意地聽，他底周圍的人都在注意地聽，所有的眼睛差不多全都望着指揮臺上。突然前面起了一陣拍掌聲，後面的人也跟着拍起掌來，於是全場四面八方都有了掌聲。一個演說者下去了，另一個演說者又上來。在幾個人演說完畢之後，忽然前面起了叫人的聲音，許多的人跟着亂叫，聽不清楚是在叫誰，秩序有點亂了。一個人費了很大的力量擠到後面叫着吳養清的名字。吳養清一面答應，一面跑上前去。那人見了他，便一把抓住，從人叢中把他帶走了。他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但他認識那人是在方國亮今天的主席團之一人。

他本來不預備今天演講的，他從來不會在這一羣衆面前演講過。他不知道要怎

樣說才好。但已經到了指揮臺前也就只得上去了。他惶惑地走到臺上，由主席介紹了兩句，他便站在這一大羣衆底面前。看見這數不清的頭，他忽然覺得膽小起來。一開口，聲音便有點發抖，覺得說話頗費力，說了幾個字便停頓一下。未開口前他似乎有許多話要說，但說了一兩句，就似乎完全忘卻了。這樣在惶惑中說了七八句以後，膽子便漸漸大起來。幾日前的慘象又顯現於他底腦際，壓制下去了的憤怒又復提起頭來。一個渴欲伸訴的慾望使得他底熱血沸騰。他忘記了眼前的一羣人，他忘記了自己，只是憤激地說着，用盡了自己的力量，叫斷了自己底聲音。一陣天崩地坼般的掌聲才使他回復過來。他在臺上立着，一手擦着頭邊的汗，等掌聲漸漸消去了後正預備走下去，忽然憶起了美國巴遜克·亨利底一段有名的演說詞，便又以所求的語調引說出來：「難道生命竟是這般寶貴，和平竟是這般甜蜜，須得要拿奴隸的鎖鐐來作代價嗎？萬能的神明啊……給我自由……不然，便給我以死！」

走下講臺他才知道自己底疲倦，汗不住地流，全身在發熱，方國亮握着他的手熱

烈地說：「你底演說使許多人都哭了。」吳荊清搖一搖頭無力地說：「我不能夠再支持下去了，」像要倒下去似的，他把頭俯在方圓亮的肩上。

在下午四點鐘光景遊行隊伍便在下關散了隊，參加的各校學生有的是全隊回去的，有的就下關解散了。下關的飲食店、點心舖這時便熱鬧起來，裏面坐滿了遊行的學生。茶樓裏有人跑上桌子演講，十字街頭還有人分散剩餘的傳單。在大商店門前也有學生站在凳子上演說，一羣一羣的人就這樣圍聚起來。下關似乎從來沒有這樣熱鬧過。

寧省鐵道火車站上停着幾輛貨車，外面的鋼板上都貼着「歡迎愛國諸君」的白字條。中間也夾了一二輛三等客車，但都已擠滿了人。吳養清一個人走到一輛車前。那些貨車都有很厚的鋼板，中間有一道門，裏面並沒有座位，地板也是鋼鐵的，熱得很。在這熱天裏鋼板自然被曬熱了，而且車中除了一道門外就沒有可以通空氣的地方。人只看一眼便知道裏面是異常悶熱。但吳養清因為身體很疲倦，不想步行回去，只得跳上車去。

進了車裏，他因為怕熱怕曬，不敢坐在鋼板上，只得立在中央，然而依舊是很熱，他把衣服的鈕扣解開透涼，一面注意別人底談話。同車的有幾個年青的學生不住地抱怨久不開車。

「我們今天做了豬了，」一個十六七歲的學生憤憤地說，「我看見過有一次這些車子裏裝滿了豬。」

「是，我也見過裝滿了牛，」一個年紀較大的學生譏笑似地說，一面用他的草帽搖着做扇子。

「熱呵，熱呵，再不開車，真要悶死人了，」一個穿白色制服的中學生說着，便走下車去。

又過了半點鐘，還不見開車。車上熱得難受，吳養清扣好衣服底鈕扣走下去。他又怕車忽然開了，不敢走遠，就在月臺上閒步。

忽然他聽見一個女子在向站了閒話的聲音，聲音很熱，他擡起頭向站門一看，一個

穿着白麻布衫青裙子的女學生正從裏面走出來。他便叫一聲：「密斯程。」

「呀，吳先生還在這裏！」她對他微笑地點頭，便走過來。

「我在等火車，已經等了半點鐘，還沒有開車的消息。密斯程知道什麼時候開嗎？」

「我剛才問過站丁，可笑他也不知道。」她忽然變了語調，高興地說：「今天秩序很好，沒有出一點事。出發時聽見說日本領事館門前架了機關槍，預備開放。我真耽心。走過日本領事館時大家都提心吊膽的，幸虧這只是謠言……」

「我倒希望這是事實，」吳養清似乎痛惜地說。

「爲什麼？」程慶芬很喫驚地望着他。

吳養清並不避開她底眼光，他嘆一口氣才慢慢地說：「我並不是想看流血，不過我恐怕和平地弄下去，至多一個月後什麼都沒有了。一切都不過是熱鬧五分鐘，密斯程沒有這個經驗嗎？」

「這一次的慘劇是空前絕的，我覺得一個大的民衆已經起來活動了，」程慶芬解釋

似地說：「這次的風潮這麼大，不得着正當的解決是不會平靜的。」

「你看這就是當局的表示，」他指着貨車憤憤地對她說：「這些豬圈是他們歡迎所謂『愛國諸君』的，客車呢，是要賣票的。」

「這點小事，管牠做什麼，現在車子又不開，我們還是叫一輛馬車回去罷，」程慶芬邀請似地說。

「不，我要坐牠，」吳養清忽然變得固執起來：「這也可以留一個紀念。」

「吳先生，你知道益記工人已經決定罷工嗎？」程慶芬換了一個話題說。

「這個消息我還沒有知道。昨天晚上王學禮他們約我到下關去作第三次接洽，我因為身子有點不舒服，就回家睡了，」吳養清驚喜地說。

「從明天起他們就要罷工了。那里的男女老幼工人將近一千人，每天至少要發每人兩角錢的生活費。這一筆款很大，不知道能不能夠維持下去。幸好那般工程師也都甘願加入罷工，不要津貼。這兩天募到的款聽說只有幾百塊錢。」

「今天大概會多一點。」吳荏清有把握地說。「我這裏已經有十多塊錢了，一個兵士還捐了一塊錢，連姓名也不說。我想以後捐的人一定更多。」

「也難說，連我們底大學裏的某教授還只捐了十六個銅板，」程慶芬想到這件事，便有點動氣。

「真的？我想這話不見得可靠罷。」

「怎麼不真？我昨天自己到他底家裏去募捐的。我們底一個校役倒也捐了一塊錢。總之，有錢愈少的人愈肯出錢。我們去募捐的人雖然受了一些氣，但也得着不少的同情。我昨天募到的錢多半是窮人的銅板角子集成的。所以我不灰心。有錢的人看了窮人的例子該會感動罷。」

「銅板角子湊成的錢能夠維持多久？他們那般人自己也要喫飯呢！」吳荏清說到這裏忽然轉過話題問：「你們大學不放暑假嗎？」

「不，學生會議定罷課期內不放暑假，每天都有工作做。我天天都要出去募捐。」



吳養清把程慶芬望着，她有點覺得，便略略埋下頭，不再說話。兩人默默地間步着。

「這樣熱天裏，你天天在大太陽下面跑，恐怕會生病的，」吳養清忍不住很關切地說了這幾句話。

程慶芬擡起頭驚訝地看了他一眼低低地說：「不要緊，我習慣了，不怕的。」她忽然又像想起什麼似地說：「後天益記工人要遊行，在我們大學裏集合，你一定要去給他們演講才行。」

「好，一定的。我一定去。我也要和他們一道遊行，」吳養清熱心地說。「我真願和他們接近……」

這時候火車底汽笛在響了，車頭出着氣。吳養清知道快開車了，連忙向程慶芬點頭說：「密斯程，再會罷，」便跑到一輛貨車前路上去了。當車子開動的時候，他在貨車裏還看見程慶芬在月臺上對他點頭微笑。

在預定益記工人遊行的日子裏，早晨六點多鐘，吳養清同高惠民到SE大學去，在那裏又找到二十多個學生，便一同向下關出發了。他們走到SE大學後面山邊的火車軌道旁，一面走着等火車。不多幾時火車駛來了。大家齊聲叫喊，一面把手裏的小旗揮動，小火車便停了。衆人連忙跳上車，火車又開始向前進。

車廂裏已經擠滿了人，吳養清幾個人便站在外面，望着兩旁的景物。不多幾時小火車到了下關，衆人都下了車。

益記工廠離鐵道不很遠。一羣一羣的學生下車後都不進車站，就沿着鐵道走去。在益記工廠附近到處散佈了工人，大都是三五成羣，學生們便分散開向他們走去，和他們談話。

吳養清走不多遠，忽然看見王學禮在前面和一個工頭模樣的人談話。他正要叫他，但王學禮卻走在人叢中不見了。他知道王學禮是到他們平常和工人底頭腦接洽的地方去了。他也想去，但卻被一個女人的聲音止住。這個女人對他叫一聲「先生」。他停住腳看時，原來有兩個女人站在他底身邊。叫他的那個女人約有四十多歲，穿着一件破舊的青布衫，蓬著頭，兩隻眼睛深紅。另外的一個年紀稍微輕一點，頭髮也比較光一點，穿著一件淺藍色的衫子。吳養清覺得有四隻血紅的眼睛在望他。

「先生，你們叫我們不要給外國人做工，我們就聽你們的話不做了，」年老的一個非常誠懇地說。「外國人如今把八個管機器的人關在廠裏，不給飯喫。先生，請你們想法去救救他們。」

「靠不住的，外國人不敢，」吳養清還未曾答話，高惠民便走來搶着說道。「你們做得很好！你們都不做工嗎？」

「昨天起我們都沒有做了，」那老婦帶著得意的微笑對高惠民說。「我們相信你

們，聽你們的話。外國人昨天晚上叫人來說要我們去做工，他們要加工錢。我的兒子聽見加錢很想，我和我的媳婦把他阻擋住了，」說到最後一句話便望着那年輕的女人，他底媳婦把頭點一下。

「你們真的不再上工嗎？」高惠民問，「外國人再加許多錢，你們也不去嗎？」

「不上工。先生，你們發錢給我們。你們在這樣大熱天裏辛苦的跑來勸我們，我們還不曉得感恩嗎？我們要你們明白我們也會喫苦的，」簡單的臉上顯出感激的表情。

「你們不去遊行嗎？」高惠民又問。

「我們女人是不好去的，」她羞澀地說。

「娘，我們去罷，先生們還有事情！」她底媳婦拉着她底袖子說。她們兩人對這幾個學生笑了笑，便慢慢地走開了。但走了幾步，這個老婦人又走回來對吳發清說：「先生們，請你們放心，你們先生不叫我們去上工，外國人再給許多錢，我們也不去的，」才急急地走開了。

吳養清在這些時候並不會開口，實在平常善於言辭的他現在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他非常感動，望着那兩個女人底背影，他第一次覺得那種簡單的靈魂偉大與美麗，這是他平日在他所出身的那一個階級中所不會找到的。自然那種人是多麼幼稚可憐，然而他們底靈魂是多麼純潔，多麼豪俠，多麼善良。這個發現固然使吳養清覺得快樂，但同時也使他感到痛苦。這樣貧苦的生，貧苦的死，就是那般人底刻版式的命運。在外國侵略者底壓迫下，在本國掠奪者底壓迫下，他們底命運總是一樣的。這一個思想完全占有了他。這一晌的經驗使他對於生活有了更深的認識，他底全部思想快要動搖了。

吳養清一個人埋著頭在軌道旁走着，不住地思索這個問題，不曾注意到高惠民已經跑開了。許多執小旗的工人不斷地在他底旁邊走過。直到起了軍號聲，他才驚醒過來。這時高惠民正跑來找他，把他拉到已經集合整齊預備出發的工人隊伍那里去。

在軌道旁的空地上排立着一條長蛇似的工人隊伍。兩個人一排，每人都執着小旗。兩邊每隔十排便站着兩個學生，他們底職務是維持秩序並且帶頭喊口號。在前面領路

的是S E大學中學部的童子軍音樂隊。他們都是小孩子，這一天卻離了課堂來給工人們領路了。

出發的時候軍樂齊奏，同時全體隊伍喊起口號來。口號依然是「反法西斯權」等四句，工人毫不熟練，也不明白這些口號的意義，他們跟着學生叫了兩句之後，到了第三句就只有含糊的音而無字句了。也有幾個人因為學得不像或叫不出來而發笑的，但大多數的工人都是異常莊重。所以雖然隊伍不整齊，口號不清楚，然而旁邊看的人卻沒有發笑的意思，他們似乎都被這種簡單的說實所感動了，有的人竟脫帽歡呼。

這一天的遊行路線是很簡單的，就是從下關進城到S E大學的一條直路。這一羣七長八短的漢子的大隊，以他們底奇異的集合開了南京城未有的奇觀，從下關到城裏的馬路上，塵土在空中飛揚，烈日曬在工人底光頭上面，使他們底頭上掉下許多汗珠。但大家都鼓起勇氣前進，終於走到了S E大學。

在S E大學門前大隊完全停住了。一部分在旁邊指揮的學生便先走進去。S E大

學入口的一條路伸直地躺着。兩旁的步道上在梧桐樹底綠蔭下站着許多學生。一小隊的童子軍音樂隊在門內預備着。吳養清也先走進裏面，他便站在旁觀的學生中間。忽然裏面的音樂齊奏，外面的隊伍便開始走進學校。當穿着短衫的黑臉的工人在學校裏出現時，步道上的學生便一齊拍手高呼「工人萬歲！」所有在場的學生看見這樣的情景都忘了自己地拼命拍手，拼命高呼。「工人萬歲」的聲音震得人耳聾。在工廠裏受慣了虐待的工人受到這一種從來夢不到的熱烈的歡迎，竟惶惑得不知怎樣做才好。大家都有一張微笑的紅黑的臉。忽然他們中間也起了拍掌聲，霎時間全體拍起手來，大家齊聲高呼：「學生萬歲！」這比學生底聲音還大得多，誠懇得多。看見這樣動人的景象有許多人竟感動到流下淚來。一個不認識的學生對吳養清說：「這是南京工人與學生聯合的第一聲，這樣的情景，我一生也不能忘記。」吳養清沒有答話，只是拼命地對工人們拍手。

工人陸續走向大會堂去了，走在最後的是十幾個工程師。他們底態度非常從容，對

於學生底歡迎，便只是以微笑的點頭來回答。全隊伍就這樣過完了。一部分的人跟着到大會堂去，另一部分人便以快樂的話語談起未來的光明的前途。至少在這時候目睹這景象的學生底心中一個偉大的時代是要來了。

吳養濟便是懷着這種心情去向工人演講的。

十

約莫六點鐘的光景，吳養清同許多學生把益記工人送出了S.E.大學大門。他們立在門前，望着去了的工人底背影，等到這些背影完全消去以後，一些學生便走開了，還剩下他和三五個人留在門前。斜陽掛在樹梢，學校對面的一排綠樹上都染了燦爛的金色。有幾隻鳥鳴在枝頭啼叫，街中來往的稀少的行人底身上罩着一層朦朧的金光。一切都是美麗而安閒。吳養清底心境這時候很像一個秋日的水塘，真是十分平靜，一點波紋也沒有。

一個女性的聲音送到他底耳裏，把他從忘我的境界中喚醒過來。

「吳先生」說話的是程慶芬，手裏還牽着她底弟弟，「我們正要尋你。家母打算請你今晚去用便飯。」程旭笑嬉嬉地掙開了姊姊底手，跑到吳養清底面前，快活地叫：「吳

先生。」

「我還不會到府上與伯母請安，倒勞伯母來造訪，真是豈有此理，」吳養清歎然推辭說。「今晚還要到外交接接會開會，實在沒有空，請代我向伯母道謝。」

「不要緊，外交接接會裏我也去的。喫過飯後我可以同吳先生一道去，」程慶芬殷勤地邀請道。

「我現在人也很疲倦，想回去休息一會，」吳養清做出疲倦的樣子懶洋洋地謝辭說，「密斯程還是回去代我道謝罷。」

「吳先生是一定要去的。今晚除了吳先生以外，並沒有別的客人。家母出來幾年很想知道故鄉的情形，有許多話要問吳先生。要是吳先生不肯去，家母一定會怪我們不會請客，」程慶芬天真地說，一面又望着程旭，加了一句話：「弟弟，是不是？」

程旭看了姊妹一眼，便對吳養清說：「最起勁的還是姐姐，今晚上的菜還是要姐姐親手做的。」

程慶芬底臉上立刻起了兩朵紅雲，她輕輕地在程旭底頭上敲了一下，說：「小孩子總愛亂說。」

吳養清笑了一笑，便操着程旭底手說：「好，我去。」

「你真去嗎？還是我會請客！」程旭喜歡得跳起來。

三個人慢慢地在夕陽裏踏着自己底模糊的影子去了。

他們到了程家，走進大門向左邊走，有一個院子，門是虛掩着的。程慶芬推開門，門內右手邊有一間小屋，（這是廚房。）他們走了幾步，一個天井底全景就顯現於他們底眼前。是瓦塊鋪砌的路，縫隙裏都是青草。牆壁上生滿了爬壁虎，綠陰陰的葉子幾乎把牆壁全遮住了。左邊靠牆壁有一個花壇，上面種了一些花。右邊是一排舊式的平房，階前圍有一帶石欄杆，屋簷上倒垂着幾枝爬壁虎。欄杆外面有兩株高大的梧桐樹，分立在左右，肥大的綠葉把全院子的光線遮去了一半，倒也使人覺得涼爽。欄杆底兩根柱子上有一付木刻的對聯，是「桐雲影淡，梧月光清」八個隸書大字。一個女傭正俯身在欄杆旁洗東

西。

「這個地方倒也很幽雅，」吳荃清心裏想道。他們還沒有走到階前，程旭便高叫起來：「媽媽，吳先生來了。」裏面有了應聲，接着便有一個四十多歲的太太走出來。吳荃清知道這是程慶芬底母親，便對她行了禮，跟她走進去了。

客廳裏的陳設很是樸素，但也十分清潔。程太太先讓他坐下，談了幾句應酬話，女傭便端上茶來，又捧了一碟瓜子。這樣的禮節自從三年前他離家以來就和牠完全隔絕了，現在又置身在這種環境裏，他覺得很拘束，很不安，應對之間非常小心，戰戰兢兢地唯恐自己失禮。他和程太太同坐在一排椅子上，中間隔了一個茶几。程慶芬坐的椅子是在他底對面，看見他底那種拘束的樣子，不禁對他微笑。程旭站在他底姊姊底旁邊，時時和她低聲講話。

吳荃清先前原是見過程太太的，雖然如今隔了幾年，他還彷彿認得她底相貌。她底慈祥的面貌和溫和的話語鼓舞起他底勇氣，吳荃清也覺得習慣了。

「她真是幾時不在的？患的是什麼病？她是多麼聰明，多麼可愛，我真捨不得她。我原想把她做我底乾女兒的。」年紀大的人一談起舊事，總是非常惋惜的。

「就在伯母去的那一個年底不在的。患的是傷寒症。家姊臨危真是可憐，只有一個女僕照應她。家嚴事情很忙，沒有功夫。她想起伯母，常常流淚。」吳養清悽然說道。

「唉，這樣可愛的女兒竟不能永年，真令人痛惜。」程太太嘆息說，眼睛已經紅了。

吳養清看見程太太動了悲感，便惶惑起來，不知道用什麼話去安慰她。大家都不開口了。這是程慶芬看見這樣子，便找話來和吳養清談。

「吳先生，你們底花園裏的池塘填了罷？」程慶芬問道。

吳養清知道她在取笑他。原來他曾經有一次和她們在花園裏玩，一時不小心跌在池塘裏，被她們拉了起來。他受不過她們底嘲笑，便發誓將來要把池塘填滿。但是他過後也就忘記了這事情，所以池塘終於不曾被填。

「現在也用不着填了。」吳養清微笑地答道，「因為吹笛的人已經去了，兒時的遊

件也找不回來了。」

「不過印象是永遠存在心上的，任是如何洗滌也去不掉，」程處恭發出無心的樣子說。

「但願能夠如此，」吳養清會意似地說。過後他又轉過頭對程太太說：「伯母從前住過的公館已經被一個當軍官的買去了。」

「可惜，」程太太惋惜地說。「房子倒很好。賣價恐怕不便宜罷，我們從前租的時候，租錢也是很貴的。」

「聽說賣價是一萬八千幾，但是季家賣房子的錢用不到一年就光了。李德源現在差不多快要討飯了。」

「怎麼，竟一至於此？」程太太驚詫地說。

「還有令親王道階，境況也很不好，田地已經賣完了，現在還在擺空架子，其實卻是借債過活。他有信給你母親嗎？」

「沒有，」程太太搖頭說。「我們出來以後，成都方面的親友處，很少有書信來往的。這階現在到那樣子，我原先就料到的。還有洪南平一家怎樣呢？就是住在我們隔壁的那一家。」

「洪南平本人已經死了五年多。她底兩個兒子爭財產，打了幾年的官司，直到雙方面錢都用盡了，才有人出來調停和解。」

「令伯還好罷，」程太太想起了一個人便問一句。「我記得他是南門一帶的首富呢。」

「先伯已經去世了。伯母知道：大家兄愛嫖，二家兄愛賭。兩個人後來都把鴉片煙吸上了癮，現在情形也很困難了。」吳荃清毫不感到興趣地，平板地敘述了這許多資產階級的家庭底故事。他很怕程太太還拿這類的問話來問他。幸而這一次程太太卻不再問了。她萬分感慨地嘆了幾口氣，繼說：「唉，不過六七年光景，就好像隔了一世。想不到人事變化竟有這般快……」

她底話還沒有說完，程旭忽然大笑起來。程太太溫和地叱責了他一句，問他爲什麼笑，他便直說出來：「姐姐說吳先生對媽媽說話，就好像小學生對先生背書一樣。什麼家兄，什麼先伯，圖不清楚！」程慶芬也不覺笑出聲來。吳養清紅着臉只顧埋頭嗑瓜子。

程太太睨了程慶芬一眼，後來好像替吳養清報復似的，帶笑對程慶芬說：「芬兒，你不記得你那一年不是因了婉貞底一句話，以後便有幾天不肯和吳先生見面嗎？」

程慶芬馬上紅了臉，止住笑不開口了。吳養清卻驚異地望了她一眼。

「什麼話？什麼話？」程旭好奇地問。

「你問你姐姐好了！」程太太答道。

「你說，你說！」程旭扭着他底姊姊底手固執地請求。

「媽媽說着玩的，沒有的事，」程慶芬只得這樣回答說。

「我不信，你騙我，」程旭一定要她說出來。

「放開手，我要到廚房裏去，到那里我慢慢地向你說，」程慶芬忽然站起來，牽着程

起走了出去。

不久程起一個人跟着女傭進來。女傭擺好桌椅，安好碗筷，又出去了。

喫飯的時候只有程太太，程起和吳養清三人。吳養清知道程慶芬在廚房裏做菜，但他覺得沒有她在座總有點掃興。因了程太太底殷勤的勸，他也喫了不少的菜，而且他覺得今晚的菜是特別好喫。菜是一碗一碗的由女傭端上來，等到快要齊了的時候，程慶芬也來了。她就了座，把眼光向桌上的菜碗掃了一遍，便含笑地問吳養清道：「吳先生，菜還勉強可以喫嗎？」

「味道好極了，」吳養清十分高興地說。這並不是虛偽的恭維，他這時真是在這樣地想。他底面貌和語調也表示出他底高興。程慶芬自然滿意了。

這晚上在吳養清確實是很快活的。當他和程慶芬出來同往外交接援會去的時候，在明月之下慢慢地走着石子的路。一個慾望在他底心裏燃燒着。他覺得自己是非常幸

想，前途充滿了希望。他相信五卅運動一定會有很大的成功。新生的太陽不久就會在這個大的國度裏升起來，發出燦爛的光輝。他帶着這樣的心情和程慶芬說了許多關於未來的話。

十一

然而好夢也不是久長的。情形是一天天地變壞起來，希望也逐漸消失了。一般中國人底熱度真像只有五分鐘似地現在也快完結了。

就南京的情形來說，這一次轟動全城的所謂工人與學生攜手的大事，算是達到了運動底最高點。自此以後，空氣便漸漸消沈了。漢口事件底發生也會在南京學生底心中生出很大的反響，但地方究竟隔遠了一點，所以一般市民還不把牠看得十分重要。其後的沙面大慘殺與全國總示威雖會激動人心於一時，但事情一過，大家也就漸漸地忘掉了。上海的運動並沒有什麼大的進展，對方依舊沒有一點屈服的表示，而自己一方面已經好像是支持不住了。上海各商店因為不肯放過六月三十日的結帳期，便自行開市，並不會得着對方底一點讓步的表示。加入罷工的工人雖然不斷地加多，但是要供給二十

萬罷工工人底生活費也很困難。總之前途很黯淡。在一般學生底心中，偉大時代底幻景是漸漸地消滅了。

在南京情形還更壞些。維持益記工人罷工的事，就差不多用盡了外交後援會底力量。學生中間也發生了種種不同的意見。有的人主張讀書救國，有的人又以爲練兵是最好的方法。S E大學學生會請了一位軍事專家來講演組織學生軍之必要，接着便有些人在討論關於學生軍的計畫，但這也只能引起一部分人底興趣，還有一些人所顧念到的卻是畢業後的升學與服務底問題。

國民外交後援會中也起了分裂，大約爲了S E大學與N大學爭權的緣故。所以在六月底吳養清就在S E大學常會中聽見攻擊N大學代表的話。在第二天的常會裏吳養清也在場，他聽見方國亮痛哭流涕地報告這幾天的工作狀況。他竟激動到在講臺上亂跳。他嘶聲地訴說他們如何每天只睡兩三小時，如何辛苦地辦事，然而一般人卻漸漸消沈起來。學生中竟有回家去過暑假的，也有終日躲在房間裏的。捐款差不多快沒有了。

要每天發給益記工人底生活費也做不到了。難道現在好意思去叫他們上工嗎？

這些事都是吳養清自己經歷過的，也正是苦惱着他的問題。這一天聽見別人說出來，更是感動了。方國亮底一番話也有一點效果，全場的人都興奮起來，散會後又有許多學生自願聚集起來乘小火車向下關出發。

吳養清也是其中的一個。在車上他記起了前一次益記工人遊行時的景象。他分明地覺得現在的心情是和從前的大不相同了。從前他是懷着滿腔的熱誠去開始一場必勝的戰鬪，這一次卻是最後的掙扎，絕望的努力了。這種感覺確實令人痛苦，然而尤可悲的是時間相隔並不多久。「這一次又是五分鐘嗎？」似乎有誰在向 he 這樣問了。

車輪底響動正類似他底萬轉的心情。當火車頭在下關停止的時候，他底心似乎也變凉了。

下了車後他們一羣人分散地向着益記工廠附近走去。紅色磚砌的工廠的建築挺然直立着。兩扇大的鐵門緊緊關住了裏面的一切。在牠底前面的一塊空地上站了許多

男女工人，有的人指手畫腳地罵，有的人對着工廠在擲石子。還有些人在附近鐵軌旁邊無目的地徘徊着。

吳荪甫無意地又遇着前次向他談過話的那個老女人。雖然並不曾隔多少日子，但她底面貌卻完全改變了。兩隻眼睛已經陷落進去，面頰的肉也消失了，越顯得頤骨高起來。頭髮亂蓬蓬，只是兩隻血紅的眼睛卻發出兇狂的光。

她一把拉着吳荪甫底手說：「先生，他們說要上工，真的嗎？」她不等吳荪甫開口，忽然臉上做出兇惡的樣子，說：「不，我不去，我不再進那個工廠了。……餓死也好。……要是他們要我上工，我就到那上面去，一說到最後一句，她用左手指着鐵軌，口裏噴出白沫，樣子更加難看。吳荪甫不覺喉嚨往後退一步，但連忙又止住了，想我一句話答覆她。那女人卻又說了：「先生，你們放心，我不是小孩了。你倒不要再收上工，我是不去的。」忽然她又圓睜着兩隻眼睛，揚頭說：「不，我不去上工，你死也不趕緊，我不願意再過那種日子。」兩隻血紅的眼睛，死命地盯住吳荪甫，使他底脊骨上也起了寒慄。這時一個年青的瘦漢子走

到吳養清底面前垂頭喪氣地問：「先生，他們外國人還要和我們對付多久？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去上工？」

那女人聽見她底兒子這樣地問，便猛烈地握着他底右腕歇斯特里地叫道：「你去，你敢去上工？你看我要把你推到火車下面去！」說着就把他拖起走了。

這樣的景象撕裂着吳養清底心。那女人底將生命與痛苦置之度外的信託把底底全個心靈攪動了。在無窮的絕望之中他又感到一種深切的痛悔。他們這班學生把她底信託看作了什麼一回事？恐怕他們一點也不知道，一點也不覺得。在同一个運動之中他們只是演講，發宣言，拍通電，作文，而別的人卻在受苦。這樣的思想在追迫他。他癡立在那裏，動也不動。不時有幾個中年的工人無助地像尋求什麼東西似地在他底面前慢慢地走來走去，像影子一般。他立了許久，忽然一個思想來到他底腦裏：益記工人應該上工了。這也許是可悲的事，然而卻是不可避免的。

他轉過身子打算回去把這意見告訴方國亮，王學禮他們。走了幾步他看見一個女

子在向一些工人講演，他認得是程慶芬，便走過去，正聽見她說到維持罷工之必要。她底話語非常熱烈，她底態度十分誠懇，聽講的工人也很感動。這些話如果他在前幾天聽來，也許會被感動到流淚，但如今卻覺得十分刺耳了。他實在不能夠忍耐下去，便不顧一切地高聲叫道：「密斯程。」那女郎很詫異地認出是他，便微微點頭，依然繼續着她底講演。

「不要講了，我有話對你說，」他不耐煩地說。

程慶芬以爲他有什麼重要的消息要告訴她，連忙結束了講演，和工人問答了幾句，便跟着吳荃清走了。

「不要再說這些無用的話了，我說他們應該上工了，」吳荃清苦痛地努力對她說。『怎麼？你說應該上工！』她驚訝地望着他，不相信他真正說出了這樣的話。『你要和我說的就是這一句話嗎？』

「難道你不看見他們那種可憐樣子嗎？他們需要的是米飯，不是演說。你要叫他們餓死嗎？」吳荃清氣忿忿地說。

聽了這樣的話，奧慶芬也無話可答了。他們兩個人只是埋着頭向前  
一句話。



兩人無目的地走着。深的絕望追逼着他們。各人沈溺在思索之中找不到一條出路。吳荊底一句話打破了程慶底幻夢。在這時以前她還充滿着希望，現在卻被他底一句話把什麼都趕走了。他說得不錯：「工人是應該去上工了。」捐款底來源一旦斷絕，那時除了讓他們上工外還有什麼辦法呢？然而許多天的辛苦，許多天的努力，如許大的犧牲得到了什麼結果？這樣就好叫他們去上工嗎？有什麼理由對他們說呢？她底心裏以前總是充滿了希望。這樣的思想永遠沒有到過她底腦裏，然而現在她突然明白一切了。

在苦痛的思索中兩個人只是不停地走，沒有一定的去處。他們走了好些時候，突然來到一條小河旁邊。這是一個景緻優美的地方。前面是一片碧綠的水，岸邊叢生着半身高的青草，還夾雜了幾株柳樹。他們在青草中間發見一條小徑，便沿着道路拉開兩旁的

草走着。走不多遠，就到了一片稀落的樹林，林間有一塊軟軟的草地。樹腳有幾塊光滑的大石頭。

「我們在這里歇一下罷，」吳養清提議說。

程慶芬不開口，只點點頭。她從懷裏摸出一方手帕，先把石上的灰塵拂拭一下，然後把手帕鋪在石上，就坐下來。吳養清也在斜對面的一塊青石上坐了。

「到了這地方，好像以前的一切不過是一場春夢，」他們沈默了一些時候，還是程慶芬先開口。她說話時帶着一種寬慰的神氣，好像卸下了重負一般。

吳養清正望着遠處出神，聽見她底話他才驚覺過來，便看她一眼回答說：「是啊。」他還想說什麼話，然而找不出一句話來說，只是呆呆地望着她底臉。這一晌來被壓制住的，一種慾望現在漸漸地搔頭了。

程慶芬底一雙清澄的眼睛無意間也轉在他底臉上。兩人底眼光對射着。程慶芬底臉上立刻起了紅暈，她便低下頭玩弄她底衣角。吳養清底心也跳得非常厲害。

兩個人都不言語。其實各人底心裏似乎都有千言萬語要吐出來。這種沈寂只是增加了兩人底激動。吳荊覺得他底臉漸漸地發熱起來。他極力想制止他底激動，然而沒有一點用處。

在這內心底激盪之際，他底身子忽然戰抖起來。他屢次想說一句話，但每次都是話剛剛到了口裏，而他底勇氣又消失了。

「我要回上海去了，」他終於說出了這句話，其實他底本意並不是要說這句，但掙扎了許久之後卻說出自己不想說的話來。

程慶芬聽了這句話便擡起頭帶着驚訝的眼先把他看了一會，然後問道：「這是爲什麼？」

「爲什麼？沒有事了，我看不久什麼都會完結的。大家還是和沒有什麼事一般。我還是預備去埋頭讀書罷。」這也不是他底真心話。他說話時似乎很是氣惱，其實他並沒有決定回上海，他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要向她說這樣的話。

程慶芬有點着急，她以為他真要回上海去了，便關心地問：「你真是這樣想嗎？……我相信這次總不至於完全失敗。」

他不說什麼，過了一會忽然真正動了感情，他底肩上好像壓着多年來的苦痛，便激動地說：「我們且看罷，結果至多不過政府得了一筆賠款，算是許多人命底代價。我們又會規規矩矩和從前一樣地過下去。活動的，鬧得兇的學生也許會被開除，工人會被停工。五卅事件就會這樣滑稽地了結的。」

程慶芬正要回答他底話，忽然看見他底眼裏發出異樣的光輝，但馬上又消滅了。他出神地一個人在說：「我不願意坐下來，再去安安靜靜地讀什麼書了。我底血，我願意把牠流出來。只要快一點給我一個機會做一點事情，盡一分力量，叫這做奴隸的，受苦的人民站起來，爭回他們底自由。你給我死也好，只是你不要使我這樣地活着受罪，不要使我這樣無用地浪費我底青春……」他底手高舉着做出在祈求誰的樣子。

程慶芬望着他，不知道要怎樣做才好。

吳荇清依舊那樣地說話，他底聲音裏更充滿着熱情。「我底身子燃燒到快要爆裂了……你給我一個機會罷！」他猛然跳起來，向前跑，帶着哀乞地追看誰的樣子。跑了幾步，脚被石子一絆，他便伸長地倒在地上。

程慶芬驚叫起來：「吳先生，吳先生！」她急忙走到他底面前。吳荇清斜臥在地上，動也不動。眼睛閉着，臉發紅，呼吸急促，一隻手放在地上，一隻手壓在胸前。白麻布衫的袖子上染了鮮紅的血跡。程慶芬驚惶地向四周看，想要求誰來幫忙，然而周圍連人影也沒有。一個，她便屈着身子跪下來，拉着那隻出血的手，原來小指頭在石頭上擦掉了一大塊皮。她便放下他底手，從自己底衣袋裏摸出一方手帕，拿往嘴邊用牙齒一咬，雙手用力一撕，撕開一條口，再取下來一撕，撕成了兩塊。她先拿一塊把吳荇清底手上和袖子上的血跡擦去，然後用另一塊把那小指頭包起。剛剛弄完，她覺得有點費力，正要站起來，忽然一隻手被吳荇清底右手握住了。「不要丟，不要丟，」吳荇清昏迷地說。他底受傷的左手，也撫摩着她底被握着手，他把她底手拿到嘴邊吻了幾下。「你底手多麼溫柔……」把她

給我。不要叫她去，我愛她。」他又把她底手放在鼻子邊聞了一下。

程慶芬底身子微微顫抖着臉通紅。她被感動了，而且她也被一種激情占有了。她似乎出了神任他做去。但是過了一會她漸漸地鎮靜下來，連忙縮回手，站起來。臉依舊是紅紅的，她不知道要怎麼做才好。

吳養清忽然跳起來，好似從夢中醒來一般。他看見程慶芬含羞沈默默不語，便驚惶地問道：「怎麼，密斯程，我沒有說錯什麼話罷？」

程慶芬不答。他便走近她底身邊，他看見她底眼角含着淚珠。

他底惶恐更增加了。他焦急地，悔恨地說：「一定是我得罪你了。」

程慶芬忍耐不住，便撲倒在他底肩上低聲哭起來。

吳養清撫愛地抱着她，一面惶亂地不住問着：「慶芬，我說了什麼話使你傷心嗎？」她只是哭，並不回答。吳養清不懂得她為什麼要哭，又無法勸慰她。他惶恐地等待着。一陣激情鼓動了他。他不能自己地用嘴吻她底如雲的濃髮。他覺得全身快要燃燒，兩隻手拼

命用力地抱着她。這樣的愛撫驅散了她底悲哀，鼓動了她底激情。她漸漸地也就忘卻一切了。

「我們是在夢中嗎？」她差不多到了一種忘我的境地，半感動、半夢幻地說。好像怕失掉他似地她也緊緊偎着吳養清。「什麼都去遠了。鬭爭，苦痛，都去遠了。我只覺得這裏只有我們兩個人，再沒有什麼可以把我們分開了。……是你嗎？……我多麼——為什麼你不早來？一定要等了六七年，等到今天呵，你終於來了。……」

「慶芬，」吳養清微笑地但也鎮靜地說，「我早就來了。我今年和你見第一次面時，七年前的往事就到了我底腦裏，我就想對你說：『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這一晌我不知把你底名字叫了多少次，我天天都在心裏說：『我愛你，我愛你。』……」

程慶芬忽然伸出手蒙着他底嘴，愛憐地說：「是，我知道你會的。我不要聽你說，不要向我說話。」

吳養清捧起她底紅熱的臉，用一隻手理着她底散亂了的髮髻，一面微笑地說：「你

看，你底頭髮亂成了這樣子。」

程慶芬驚疑地望着他，好像不懂得什麼似的。過了一會她忽然猛省過來一般地把她推開，她退後兩步，喘息地叫：「不能，不能！」

吳養清走上前去想再抱她。她又後退兩步，依然喘息地叫道：「不能，不能。」

他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又不敢再往前進，就癡立在那里以驚疑的眼光望着她。

她前進兩步，又連忙後退了。她嘆了一口氣哀痛地說：「我已經訂過婚了。」她說了這句話好像費盡了氣力，便無力地坐倒在樹下一塊石頭上。

這句話使吳養清馬上變了臉色，他做出姿勢像要馬上撲過去的樣子，但腳尚未移動，手又垂下來。他不相信地望着她底眼睛，她底眼裏表示出她底內心的鬭爭和她底絕望。他明白了：這是真的，在他們兩人底中間立着一道高牆。他知道這是沒有希望的了，便轉過身子垂着頭去了。

他不捨地回過頭，正看見程慶芬站起來，眼裏淌着淚向他伸出手，喚他：「你，養清。」

他便又轉身走過來，到了她底面前，抱着她，把自己底臉靠着她底頭。「慶芬，忘了我罷。我若早知道，就不會有今天這樣的事了。原諒我。」他底聲音非常悽楚，眼裏含着淚。過後他又試問似地說：「不過你爲什麼早又給我希望呢？」

程慶芬哭得很厲害，她用了很大的努力才抽泣地說：「我也是不能自己的……你爲什麼不早來……一定要等了這六七年！」

吳荊嘆息一聲，忍住極大的悲痛說：「這一切都好像是命運中定好了的……我也不知道今生還有這一段因緣……現在大家都明白了……你就把我忘掉罷，算我就不再會來過一般。我自己是不要緊的……不要苦壞了你。」

「我不能够忘記你，我愛你，」她哭聲說。

「那麼，他呢，你愛他嗎？」

「我早先原不知道愛情是什麼，但我已經答應他了，同時也依了母親底主張……他在領度，是我們底親戚，兩年就要來了……你原諒我，在我看見你以前我還不懂得什

麼叫做愛情……但現在……知道……又遲了……」

他知道再問下去也是沒有用的。今生他們是沒有緣分了，只是因為他不該來遲了幾年。程慶芬底哭聲在割着他底心。最後他不能忍耐下去了，便摸出手帕給她揩眼淚，一面說：「慶芬，不要哭了。現在我們回去罷。不要哭紅了眼睛，被人笑。」

就在這一晚上吳養清又在外交後援會裏見著程慶芬。他們兩人除了招呼外，並沒有談其他的話。吳養清覺得她底臉上籠罩着一層憂鬱的顏色，往日的活潑完全沒有了。話也說得少。

第二天晚上她也是來了，不過她說身子有點不舒服，只略略辦了一點事就走了。吳養清爲她底身體耽心，他想陪伴她回家，他想找些話安慰她，他想勸她休息幾天不要過於勞苦。然而這晚上他們正在激烈地爭論着益記工人復工的問題。他自己也覺得沒有理由走開。所以他仍舊留在會裏。

復工的提案終於全體一致地通過了，反對復工最激烈的是王學禮，但是經過了熱烈辯論之後他也承認了。這晚的討論是很痛苦的。當這提案通過的時候，在場的人全都

掉下眼淚。吳養清是主張復工最激烈的，但是他比較別人更苦痛。這情景正像一個年青的母親不得不把她的幼兒拋棄一般。

散會出來的時候，方國瑞和另外一個學生馬上就去下關通知益記工人。本來是要王學禮去的，但這一次他一定不肯去。他憤憤地說，他底腦筋很簡單，不會用花言巧語去哄騙工人，而且他沒有臉再去找他們復工。這樣的語在吳養清聽來很覺刺耳，不過在這種情形下面大家也能了解王學禮底心情，只是苦笑一下就算了。

吳養清恰巧和王學禮走在最後，他恐怕王學禮會誤解他，便一把拉着王學禮底衣袖，誠懇地對他說：「學禮，我希望你懂得我底意思。」

王學禮並不看他，只是淡淡地說：「你底意思何必要我懂得！」

「我是指益記工人復工的事，」吳養清激動地說。

「現在決定復工了，還有什麼話可說？」王學禮煩躁地答道。

「我主張復工，是不得已……」吳養清底話沒有說完，就被王學禮打斷了。他破聲

地說：「好了，不必說了，我還要到餐館裏去作工哩！」

「但是你一定要聽我說清楚，」吳荃清哀求地說。「我並不是只有五分鐘的熱度，我並不是欺騙工人，然而我不能夠看見工人那樣地挨餓下去。如果我是一個益記工人，我也許會反對復工。但是現在我自己喫着飽飯，我是不能夠看人家犧牲的。你現在該可以懂得我罷？你該可以原諒我罷？」

王學禮突然轉過身子，用他底顫抖着的大手緊緊地抓住吳荃清底右手。吳荃清看見他底眼角裏各嵌着一滴大眼淚。「在我們兩人中間，是沒有原諒存在的。也許我不了解你，但你也了解我。你是不能了解我們工人的。你只知道憐憫，然而我們工人所需要的卻是超於憐憫以上的東西。在你還不是一個工人以前，我們也許永遠不能了解。」他說到這里，停頓了一下，兩眼死命地盯着吳荃清底臉，過了一會忽然眼裏射出一種異常的光芒，臉上現出一種吳荃清所不能懂的表情，興奮地說：「也許我將來還有什麼行動，是你不了解的。那時候請你聽聽罷了，不要去求了解。也許有一天我們會做朋友。」他說

完放下吳養清底手大步走開了。在吳養清底模糊的淚眼裏他底影子似乎漸漸地長大起來。

吳養清不能完全明瞭王學禮底語意，但也不去深想牠。在他底腦裏還有更重要的問題。他一個人慢慢地在巷子裏走。這時候似乎所有的不如意的事都齊來壓在他底肩上。他覺得自己底前途永遠是黑暗和痛苦。寂寞，孤獨，這一刻他更銳敏地感到。他底心裏懷着無可伸訴的苦痛。在他底腦裏什麼都沒有了。他只想到自己。他在爲他自己悲痛。在這世界上他沒有一個親人，沒有一個能安慰他，原諒他，愛他的人，沒有一個能够接受他底全量的熱愛的人。自己心裏懷着滿腹的痛苦，找不到一個人來聽他伸訴。固然這世界上到處都有愛，有光明，有幸福，但是對於他什麼都不存在了。過去二十年的生涯簡直是一部痛史。在他剛剛出世的時候，母親就離開了世界，他底生只促成母親底死。父親是愛母親的，因爲殺死母親，所以他成了自己底父親底仇敵。父親不僅不看顧他，而且還仇視他。在他一兩歲的時光，父親就常常把他擲在地上，問他爲什麼要生下來，爲什麼要把

母親奪了去。據說父親曾有過扼死他的意思，但不知怎麼終於未能實行。這樣背負着父親底仇恨的他居然長大成人，固然是料不到的事，但也靠了他底長他一歲的姊姊底力量。然而在十四歲時她就死了，只剩下孤零零的他。這樣的回憶，他平日極力避免，但如今卻挾着絕大的力量襲來了。

他覺得命運對他太是苛酷了。在這麼大的世界中他所求的不過是一粒微塵，可是這也得不到。二十年的苦痛生活底陰影裏忽然出現了程慶芬，他想她該是對於他底痛苦的酬報了。她該可以拿她底愛來拯救他了。但是連她也不過是曇花一現，連她也不能歸他所有。那麼他是命定要永遠繼續那種痛苦生活的人了。

他在巷子裏反覆地走來走去，最後終於走出去了。街道的兩旁燈燭輝煌，正是熱鬧的時候。往來的人絡繹不絕。他好像聽見到處都是黃包車夫底聲音，他心裏有點驚慌，東一撞西一撞，幸好還沒有被車子撞倒。走過一個地方，在牆壁上看見一些白紙寫的標語，有一張是：「罷課罷工，堅持到底。」這些標語好像在對他冷笑。他很想把所有過往的人

拉住，告訴他們說：「益記工人後天就要上工了。」

不錯，益記工人是要上工了。

這一天天色很陰暗。吳養清前一晚上沒有熟睡。第二天一大清早，他就爬起來動身到下關去了。

時候還很早，工廠底門沒有開，有幾個工人在那里徘徊，像影子似的。一切都被陰暗包圍着。在吳養清看來好像都帶着悲慘的樣子。他遠遠地望着他們，不敢走近前去和他們談話。他清清楚楚地記得不到一個月前，同樣的在早晨，他在這裏曾得着一個何等不同的印象。他那时候充滿着希望，懷着無限的熱誠。他覺得周圍的一切都是生氣蓬勃的。他記得工人遊行的那一天他曾是何等的感動，曾具着何種的心情和他們講話。可是現在這一切都去得遠了，都死了。只剩下一個灰色的天，被陰暗包圍的灰色的天，和一顆

空虛的心，一顆滿是創痕的心。他親眼看見工人罷工，現在在這許多天的絕望的奮鬥以後，他們終於帶着餓瘦了的身子重進工廠去了。這一切好像是夢。夢醒以後只留下一個苦痛的記憶。他覺得心裏很難受。他想哭，他想找一個地方痛哭一場，他想找一個人來對他（或她）哭訴他底胸懷。眼睛已經被熱淚潤溼了。

「就這樣完了嗎？」他不能自己地這樣問他自己。他找不出一個答覆。他不相信這樣就會完了的。可是事實是如此：登記工人去上工了。他這時忽然又有一個思想，他想叫他們不要去上工。然而他現在已經沒有勇氣了，無論是說一句話或做一件事。

工廠門前已經聚集了不少的人。但大家都不說話，是那麼肅靜，使人不相信他們是去上工。太陽從黑雲縫裏露出了半邊臉，紅房子底屋脊染上一點淡黃色，增加不了人們底心中的暖熱。鐵門終於開了。工人們陸續走進去，有的還在門前遲疑一會，有的垂着頭一聲不響地走進裏面。

吳義清看着這樣的景象，心裏感到一種酸痛，他不能再看下去，便掉過頭。在鐵道旁

邊一個非常年輕的工人慢慢地瞓着。他把這人看了許久，他覺得奇怪，便走到這人底身邊，問道：「你不去上工嗎？」

這個青年工人搔起頭把他望着，好像不懂得他底問話。過了一會他纔慢騰騰地說：「是，我要去的，」說畢就向着工廠走去。

走不到幾步，這個青年工人猛然走了回來。他走到吳養清底面前，用他底單純的眼光把吳養清望着。忽然眼淚暢快地從他底眼裏流下來。他張開他底闊嘴，悲痛地大聲說：「先生，對不起你們，我要去給外國人做工去了。」說了這些話他連頭也不回地跑去了。吳養清看見他跑進了工廠，才猛然記起來這人就是那個患歇斯時里病的女人底兒子。他底母親曾經說過要是他去上工，她一定把他推倒在火車軌下。想到這里他不覺戰抖起來。他知道這裏而還有許多的悲劇。他不能夠再留在那里看下去了。

在回來的路上他記起了王學禮底話。他確實不了解工人，然而他憐憫他們，也許他還愛他們。他覺得他自己也沒有一點錯。他怎麼能够了解他們呢？

十五

這天晚上，程慶芬到過外交後援會，她底精神好得多了。但這晚上的會議並沒有繼續多久，大家就散去了。

程慶芬預備走的時候，吳奎清正在整理文件。他便對她說：「密斯程，請等一下，我有話對你說。」程慶芬不說什麼，就留下同他一道最後出來。

走了兩三條街，他們兩人並不會交談過一句話。他們都有許多話要說出來，彼此都明白各人底心裏要說的話，但似乎在他們兩人中間立着一道柵欄。這樣的會面愈增加他們底愛情，同時也增加他們底痛苦。他們愈覺得有這樣的柵欄在他們中間立着來分離他們底愛，他們便愈加寶貴這種愛情了。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又走過了一條街。

吳奎清在掙扎了許久以後終於開口了，他底眼睛望着前面，他自語似地說：「慶芬，

請你原諒我。我知道我們兩人再不該單獨地在一處了。我知道這樣的會見只能夠增加我們底痛苦，然而——我實在不能夠忍耐了。這幾天對於我什麼都完結了，什麼都沒有了，就只有一個你。我底心中就只有一個你。這幾天我底心裏不知什麼緣故只是痛，只覺得冷。我想在你這里求一點安慰，求一點暖熱……求一點我不能夠從世人那里得着的東西。」他路略嘆了一口氣，又繼續說下去：「只有你還維繫着我底希望，你就是我底希望。我不能夠捨棄你。我底生涯中充滿了黑暗，只有你出現時才給我一線的光明。現在你又要去了！那種黑暗，那種孤獨！我真怕再過着那樣的生活。」

他好像聽見了程慶芬底低聲的哭泣，捺不住心裏的酸痛，他悽楚地說：「原諒我，我不該使你這樣痛苦。但你是知道我的。如果我底過去的生活不是那樣，我現在也可以強健一點。沒有母親底愛，負着父親底恨，這樣生活下去以至於長大成人，沒有一個人疼愛過我。連一個相依為命的姊姊也被奪去了。在這世界中我是一個最孤獨的人。我掙扎，我受苦，我生活，也許我將死亡，卻沒有一個人為我灑過一滴同情的眼淚，動一動心，或者說

一聲可憐。在受過了一切的打擊和冷遇以後，帶着這體的傷痕，回到那永這是墳墓的孤寂的地方，也從沒有過一隻溫軟的手來撫我底傷痕，也沒有過一個人來向我說一句愛憐的話語。心中滿懷着無窮的悲痛，卻找不到一個人來聽我底傳訴。」他說到這裏忽然被一陣捺不住的悲哀壓倒了，眼淚直流出來，聲音非常淒楚。「我沒有生活的快樂，沒有前途的希望，只是銷磨生命似地生活下去。然而你來了，你給了我光明，你給了我希望。我以為我底苦刑的期限是完結了。幸福在前面等着我。誰知道這也只是曇花一現，只是一場夢……這幾天什麼都完了。在對一切都幻滅了後，我底這顆心只有皈依你了。可是我們兩人底緣分竟是這樣的淺。彼此相愛而彼此又極力相避……為什麼應該這樣……我實在不能夠離開你。沒有你，我底這顆空虛的心如何生活下去……請你不要離開我罷……」

她不開口，只是用手帕掩着嘴低低地哭着，腳步下得很慢，忽然嗚咽地迸出了一聲：「你帶我去罷。」這時他們已經轉入一條僻靜的巷子裏。他聽見這樣的話竟感動到全

個身子都抖起來，他猛然把她抱持着，用手擦她底眼睛，扶着她慢慢地向前走，一面低聲地問：「真的嗎？」

「不能，我錯了，不能夠，」她覺醒似地說。「讓我去，」便掙開他底身子向前面走。  
「虞芬，聽我說，」他好像失去寶物一般地驚急地喚道。

她連忙站住，掉過頭來望他，水汪汪的眼裏露出了深情和遺恨，這表示着她底內心的鬭爭。

他向她伸出兩手，苦苦地低喚着她底名字。

她走到他底面前，他想伸手去抱她，她便連忙退後兩步，深深地看他一眼，歎了一口氣，踉蹌地去了。剛要走出巷子，她又回轉來等着那瘋狂似地走來的他，含着眼淚以淒涼的微笑對他說：「澄清，我們以後彼此可都忘卻了罷。你肯聽我底話嗎？」吳養清凝立了一些時候，像不懂得什麼似的，過後忽然下了決心回答說：「我要離開南京了，但我決不能忘記你。我不能夠毀滅這愛情。」

「那麼，請你寬恕我，」這聲音裏含着無窮的哀怨，她底淚水竟像泉水一般地流下來。「我……」剛說道一個字，她便咽住了，把心一橫走出了巷子。

這時候吳養清並沒有痛苦的感覺，也不覺得悲哀。在他什麼都沒有了。他拭乾了眼淚，慢慢地走出巷子。他在人叢中還瞥見程慶芬底白衣青裙的背影。他很想和她再談幾句話，但她已經去遠了。

失去的東西是找不回來的了。程慶芬已經去遠了。雖然他們時常有見面的機會，但是每次的會見只增加兩人底痛苦，他們很少交談一次什麼話，有時只是招呼一聲，有時甚至不打招呼。他們這時常見面，然而在吳荏清，程慶芬是已經去遠了。

程慶芬固然去遠了，但是吳荏清卻不能把她忘掉。自己決心要忘記她，而同時自己又拚命不肯把她忘掉。他幾次決定回上海去，但終於沒有能夠成行。每晚程慶芬從外交後援會回家時，吳荏清總是遠遠地跟在她底後面，單是看見她底婷婷的背影，也可以給他一點安慰。但是這樣的安慰也是不能繼續長久的，過後悲哀又襲來了，他便懷著淒涼的心回到家裏。第二晚上又是這樣。一連過了幾個晚上，情形又變了。程慶芬接連有四夜不曾來，第五天吳荏清接獲到一封信。他看封面上的字跡，知道這是她寄來的。他懷了交

繞着希望與恐怖的心情拆開信。裏面只有一條紙片，是從一本英文小說中剪下來的。他讀着：

Let me weep on your bosom, let me be united to thee for an hour,  
and even if God repel me I shall be redeemed and saved by thee!

吳荇清幾乎不相信他自己底眼睛，但不久他便快樂到跳起來。他懂得她寄這紙條的意思。他要到她底家裏去看她，向她說明他明白她底意思。她是回到他這里來了，不顧一切地回來了。一個新的幸福底希望占有了他。他相信他底過去的痛苦生涯如今是得到報償了。他便懷着這樣高揚的心情去看程慶芬。

在程家，在程慶芬底房裏。這是一間很幽雅的书齋，同時又是一間很精美的寢室，窗

前放着一張小書桌，桌上左邊堆了兩疊書，右邊放着一個碎磁花瓶，插着兩三枝絹製的假菊花。中央放着一張約有八寸大小，底花弄的細磁筆筒。靠花瓶的這一邊有一方端硯，蓋子上刻着一幅赤壁泛舟圖。另外還有一個很精巧的碧綠色的水盂。靠窗的這一邊放着一個檀香盒子，裏面還焚着檀香，使屋裏的空氣中含了一點香氣。

左邊牆壁上掛着四張屏，南面底花卉屏，一付對聯是她底父親底手筆。靠牆放了兩個湘妃竹書架，一架是西文書，一架是中文書。左邊牆上正中掛着一張我曉樓底仕女單條，旁邊掛着兩張放大照像，是她底父母底像。近牀頭一邊有一張小的像片是她自己底。靠牆安放了一張烏木方桌，兩把烏木靠背椅。牀底位置正對着窗戶，牀頭有一把躺椅。白湖綢的板子配上白綾子的帳簾，上面的花卉是她自己畫的。

這一切很可以使吳荃清回憶到他底童年，他底故鄉，他底家庭。事實上這一切陳設，他是久已不會見到了。但是這一天他卻沒有時間去回憶過去的事。因為當他被程太太引進這屋裏來的時候，他看見她半坐在牀裏，背靠在牀架上，一幅淡青湖綢的薄被遮住

了她底半身，穿的還是白麻布衫。右手壓在被上。頭斜倚在左腕上面。頭髮蓬鬆，飄於額邊耳際。面色較平常略紅，精神卻減去多了。

她病了！這一個思想突然來到他底腦裏。他底希望馬上減去大半，而恐懼與痛苦反比例地增加起來。他知道她底病源，而且他這幾天正害怕着她會生病。然而她果真病了時，他又似乎全然料不到地大為驚異了。

他在書桌前一個方凳上坐下以後，便開心地問道：「密斯程原來欠安，現在好些了罷！……我早不知道。」

程慶芬擡起頭，用她底失神的眼光把他望了一陣，才懶洋洋地回答道：「好些了。」說了這句話，好像費了很大的力量，她便倒臥下去。她底母親正坐在牀邊，便俯着身子用手撫摩她底亂髮間：「芬兒，怎樣了？」

程慶芬微微睜開眼睛，對着母親，蒼白而顫抖的臉龐，慢慢地低聲說：「沒有什麼。」忽然她坐了起來。

程太太感到一種

一定會說她要哭了。然而她並沒有哭，她忙用手蒙住她底女兒底嘴，驚惶地說：「芬兒，你說什麼？你年紀這麼輕，就說起『死』？你忍心拋棄你底母親嗎？」

她底母親底手伸了回去，她依然帶着淒涼的微笑望着母親底面容說：「我不過說說罷了……媽，我是不會離開你的。我多麼捨不得你呵！」過後又收斂了笑容，微微嘆息了兩聲，把頭靠在母親底肩上了。

兩串大的淚珠從程太太底眼裏落下來，一陣悲哀撕裂着她底底心。她緊抱着她底愛兒，口裏喃喃地說：「芬兒……芬兒」雖然只是短短的「芬兒」兩個字，全量的愛都含在這裏面了。程太太也緊抱着程太太，抽泣地叫道：「媽媽」好像害怕有誰來把她們分離開似的。這時候母親底心裏只有女兒，女兒底心裏也只有母親，兩人底心似乎成了一顆。這景象令人十分悲痛。

吳荊清在旁邊不說一句話，從他底眼裏落下了幾滴淚珠。他開始明白他底以前的

一切主意都是錯誤的。他不能從這母親底懷裏帶走她底女兒。他底心還不會是那樣殘酷。他覺得他不該只是爲自己設想。他深爲這幾天來的行動痛悔。他不忍再看這樣的景象，便掉過身子，用眼光在書桌上面尋求什麼東西。檀香快燃完了。他便把檀香盒子拿過來，把盒子底四層一層一層地取下來。先把第二層放在面前，從第四層裏拿起小鏟子，把香灰鋪平，拿出模印放在香灰上面，然後用小瓢從第三層裏把深黃色的檀香粉一瓢一瓢地傾在模印上，再用鏟子把檀香粉鋪得很均勻，又傾了一些檀香粉進去，才用力一壓，又把餘剩的檀香粉鏟了出去，最後小心地提起了模印。灰色的香灰上面立刻現出一個凸出的深黃色的壽字花紋。他把牠放在鼻上一聞，覺得很香，又放下了，便把牠點燃起來。一個人望着窗外的梧桐樹葉出神。太陽已經照在紙窗上了。

他恍然明白了。這時候他自己對於她是一點希望都沒有了。爲了愛她，爲了使她幸福，他是應該永遠走開的。他底出現只能夠擾亂她底這個世界底和平，不能給她一點幸福。先前的一番歡喜只不過是她的內心激盪也失敗了。她

既不能捨棄一切跟他去，那麼爲了使她底心境平靜的緣故，他是應該去了。然而沒有她，他以後又怎樣能够生活！黑暗，孤獨，死亡……他想到這裏覺得心裏很是酸痛，不能夠再忍耐下去，話也不說一句就急忙走出去了。走到天井裏他還聽見叫「芬兒」的聲音。

兩天以後吳養清遂背了自己底意思再去到程巖芬底家，可是程巖芬已經睡在死牀上了。

這少女前幾天還充滿着青春，充滿着生氣，如今卻成了死神底爪牙下的俘虜。臉上了血色，眼睛半閉着，呼吸也很微弱。她底母親坐在牀邊，俯下頭看着她底臉，用手撫她底散亂的頭髮。

吳養清立在牀前默默地看了許久。絕望的苦痛咬着他底心。他不能夠思想。淚珠從眼眶裏慢慢地落下來。他以為是在做夢。他睜大了眼睛，想看穿這一切，然而在牀中分明地睡着她。他想叫，但什麼東西塞住了他底咽喉。他掙扎了許久之後才嗆出一聲「雷斯程」。

她好像沒有聽見。她底母親擡起頭來，望着他不發一言。程太太在這幾天中似乎老了十年，額上的皺紋也顯得多了。他看見她底臉上也逗留着幾顆淚珠。在這種難堪的沈寂中，他們兩人底眼睛對視着，彼此都感到一種將臨的恐怖。

程慶芬忽然睜開眼睛，向四周看，她底眼光落在吳養清底臉上，霎時間一種不可思議的光輝掠過她底臉，她底嘴唇微微動了一下，但沒有說一句話。吳養清明白她是在微笑了。

「你……來了，」程慶芬把他看了一陣，才慢慢地低聲說。

「我來了，我來看你底病，」吳養清雖然極力忍住自己底悲哀，但吐出的依然是哭聲。他還想向她說話，可是在深深的感動之中只覺得想哭，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他只是望着她。兩人底眼光遇着了，她並不避開。使吳養清詫異的，乃是她底眼光依舊非常堅定，絲毫不散亂，完全和垂死人底不同。他底希望又被引起來了，他不相信她會死。

一種從來沒有過的力量鼓舞了她。她底臉被熱情燃燒着。她不顧她底母親在旁，竟

然對吳養清說出下面的話語：

「我想不到會死，但是現在我恐怕就要死了……不過我並不害怕，這時候我才明白死也不過是這麼一回事。如今我才明白世間還有一件東西，牠底力量比死還要大。雖然會帶走我底身體，但我底愛，牠是帶不起走的。愛底力量要超過死。愛是永生的。我可以死，然而我底愛不會和我同死。」

她愈說下去，愈有精神，臉色也變紅了。青春重回到她底臉上。一個永生的愛在她底心裏燃燒着。就在這一刻她自己證明出來她底話是不錯的。她底母親驚奇地望着她，帶着不懂的樣子。吳養清只是望着她不作聲。

她愈是興奮起來，便撐起身子坐着，一手撫着頭髮，一手接着被。她底母親勸她躺下去，她也不肯。

「鄧南遮底生命底火焰裏面的話是不錯的。一點鐘的愛……一點鐘的愛也就可以永存萬古了。愛在一點鐘的時間內把我們連結在一起，死便不能夠分開我們……不



要怕，死並不能使我們永別，牠反而把我們兩人中間的柵欄摧毀了。現在我可以安心地把我底愛交付與你。我如今是屬於你的了。死拿走的不過是我底身體，並不是我底心，我底愛……你不要怕，不要爲我傷心。因爲這愛是至高無上的，沒有人能毀滅牠。」

吳荪清把牠底眼睛看了許久，看不出一點疑惑，一點恐懼。他這時候才明白了愛底力量。在一陣感動之中他不覺孩子似地，迷惘地重複說着：「我曉得，我曉得。」

她滿意地睡下去，口裏還說：「我是多麼愛你。」吳荪清明白她是在笑了。然而她底眼睛慢慢地閉起來，幾分鐘後就似乎睡熟了。

程太太驚疑地看着吳荪清，想從他那里得到一個解答。但吳荪清只是出神地立在程慶芬底牀前並不說一句話。程旭依然坐在書桌前的凳子上弄檀香，這許久都不曾開過口，房裏很是靜寂。

程太太忽然用手去摸程慶芬底額，驚惶地對吳荪清說：「她底額漸漸冷起來了。」吳荪清也驚惶地去握她底壓在被上的右手，立刻焦急地說：「手也冷了，快叫她看！」

「芬兒，」「慶芬」兩人底叫聲響成一片，雖然是十分溫柔，卻也有點悽慘，在書桌前的程旭聽了這叫聲，便慌忙跑到牀前，扯著被悽惶地叫：「姐姐，」他底聲音比別人底更響亮，更悽慘。

忽然他們看見她底臉上的筋肉動了。她果然睜開眼睛，看着俯在她底臉上的母親底頭，沒有氣力地說了一句：「媽，不要怕，」又對她底哭著的弟弟說：「你不要哭，」再把吳養清看一眼便微笑地閉上了眼睛。

程太太底心上的石頭似乎去了一半，還聲音戰抖地說：「芬兒，你把我駭壞了。」她又半睜開眼睛對她底母親笑了一笑，便把她底眼睛永閉了。

她底生命底火就這樣地漸漸熄滅了。但看來這好像並不是死，只是永睡而已。

在吳養清底幻滅的日子裏，王學禮開始了一個新的生活。

在這時候吳養清聽見人說王學禮失蹤了。其實王學禮並沒有失蹤，不過辭掉了公理日報社底職務；他自然也不再去外交後援會，發電報，草宣言這類的事本來就不是他可以幹的，而且外交後援會差不多也停頓了。城裏也不再有王學禮底蹤跡。他終日在益記工廠附近徘徊，晚間便睡在一個墳場裏。搬一塊斷石碑做枕頭，自己就躺在兩座墳中間的凹地上。夜裏他往往不能安睡，因為一種無窮的憎恨，一種野蠻的復仇的慾望不斷地在他底心裏燃燒著，使他不能夠鎮定自己底心。這時候他已經失掉了對於正義的信仰，他不再相信訴諸正義的手段，他不再去追求正義了。他終日終夜所想的只是復仇，用一種狂暴的力量去毀壞敵人，不依類別的人，專門用他們這般人底自己的力量來完成

一件大的事業給別的人看。至於他自己或他們這大羣人會因此受着何等的苦害，他就不管了。懷着這樣的心情，他便和吳養清、方國亮以及其餘的人完全隔絕了。他覺得他們是與他無關的。他底思想，他底希望，他全不告訴他們。他只是和益記工人來往。他隱藏着自己底秘密來等機會，找機會，造機會。

這時候如果吳養清遇着王學禮，他一定會喫驚的，因為王學禮底面貌上帶着一種狂暴的痕迹。他底談話，他底舉止都和從前的不同了。他底生活失了常態，便影響到他底身體，同時他底精神也就更加狂暴了。

在益記工人裏面王學禮也有幾個同鄉。李阿根便是其中的一個。在紅熱的火爐旁邊燒煤的工作已經毀壞了李阿根底身體和眼睛，然而爲了生活起見，他卻不得不繼續做下去。他底妻子在前一年死了，留下一個名叫小順子的十五歲的女兒。工廠裏的有限的工錢還勉強可以養活他們父女，但不幸他在前一年又負了債，按月須得付出很高的利息。這樣悲苦地生活着找不到一條出路，而同時自己底身體又是不斷地衰弱起來。生

活的壓迫使他對於現狀，對於主人都起了不平，而飢餓和困苦又使他底精神近於狂亂，王學禮底思想也就乘機而入了。

李阿根受了王學禮底宣傳後便常常在廠裏說些不滿的話，作工時間內也常表示不高興的樣子。這自然要遭廠主方面之忌。所以結果他就被開除了。這一次被開除的並不只他一人，一共是十六個，都是罷工期內的活動分子，有四個還是頭腦。

一天傍晚，王學禮走進李阿根底茅屋裏。那張破舊的桌子上正放着一碗青菜，小順子捧着一碗粥在喝，李阿根垂頭喪氣地斜靠在桌子上，面前的一碗粥端端正正地放着，並不會動過。王學禮驚異地問道：「什麼事？」

「歇工了，」李阿根氣憤地回答說，並不把頭擡起來。

「好，」王學禮底臉上短時間起了一陣拘攣，但馬上又制止了。他做出毫不動心的樣子冷笑了一聲。

李阿根忽然跳起來，大步走到王學禮底面前，做出兇狠的樣子對着他伸起拳頭說：

「你說好？」

「你們太把自己看得不值錢了，」王學禮極力忍住感情，冷酷地說。

「你敢說這話？」李阿根咆哮起來，兩隻有病的血紅的眼睛發出火，面孔歪曲得非常醜陋，大聲地喘着氣。小順子駭着了，默默地放下碗，躲在牆角用兩手捧着臉。

「我不是你的仇人，」王學禮忍不住自己底激動，臉立刻變成通紅，他狂亂地叫道。「那里，你的仇人在那里，那個把你趕出來的人，在你流盡了你的血汗，磨壞了你的身子，給他賺夠了錢以後，現在他不用着你了，把你一脚踢開，讓你死去。那才是你的仇人，你為什麼不到那里去呢？」他底兩眼射出強烈的憎恨的光芒，死命地盯着李阿根的枯瘦的醜臉。

李阿根像受了打擊似的，馬上把拳頭放下來，呆望着王學禮。一陣恐懼侵襲了他，剛纔的憤怒完全消失了。眼睛裏，面容上都現出懼怕的樣子。他埋着頭在屋裏默默地大步走着。王學禮憤怒地但略帶一點驚異地望着他，差不多責備地說：「就這樣完了嗎？明天

呢？」

李阿根並不同答，依然大步走着，口裏機械地念道：「明天……明天。」忽然他抓住自己的頭髮絕望地悲聲叫道：「以後怎樣辦？我們拿什麼東西來喫……」然後用兩手捧着臉踱了幾步，又放了手哀聲叫：「小順子，小順子。」小順子連忙跑到他底面前，一聲不響地偎着他。他俯下頭看她底臉，又用右手在她底臉上摸了一下，兩顆大的眼淚落在她底臉上。他猛然把她一推，讓她跌倒在地上，自己便走到牀前，躺下去粗聲地哭起來。小順子也坐在地上傷心地哭着。

「你們把眼淚看得太賤了！」王學禮心裏很是感動，但憤怒立刻把他底同情心驅走了。他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這一晌來竟變得如此殘酷無情。他毫無憐憫地說：「你只會像女人那樣地哭嗎？」

「人家就要餓死了，你還說這些話？」李阿根苦惱地一字一字地把這句話說了出來，然後又悲苦地自語道：「我們以後怎樣過活？可憐的小順子……好好地要叫人罷工，

鬧得我們沒有飯喫！」

王學禮氣憤地罵起來：「好，你想把你這條性命賣給他們，在那里燒一輩子的火爐，等到烈火把你薰死嗎？好！去罷！我教你，你去求賤房，你給他下跪，你去對他哭，他一定會可憐你的！」

「不，我不再向那畜牲去求饒了！就餓死也好！」李阿根一想到賤房，心頭就起了一把無名的火，被王學禮激勵起來，他漸漸地忘掉了自己底悲哀，他止住哭聲猛烈地叫起來。

「好，你為什麼不把你們團結起來去對付他？你們也是人！你看，一條瘋狗，受了人底鞭打，牠也要瘋狂地去咬人，牠底嘴一咬到人，人就會死的。難道你們連瘋狗也不如嗎？」王學禮用這樣的話激他。

李阿根猛然站起來。他底眼睛看不見什麼，房子裏盡是黑暗。痛苦從四面八方襲來。一個異樣的思想捉住了他。一個復仇的激情占有了他。他覺得全身抖得很厲害。他底牙

齒咬著自己底嘴唇，他底手很想抓住一點東西來撕裂。他在房子底中央站了一刻，便抓住王學禮底手粗暴地說：「我們去找他們去。」說畢兩人便出去了，留下小順子在房裏低聲地哭著。

夜色包圍了大地，白日底最後的光明都被驅散了，就在王學禮每晚睡眠的那一塊墳場上現出無數的頭和黑影，好像死人從墳墓中爬起來了似的。藍空中佈滿一天的明星，蟋蟀在草叢中悽楚地哭泣，墳場上盡是些熱烈的眼睛，王學禮高踞在一座墳墓底頂上，敞開他底白布汗衫底鈕釦，露出有毛的肚皮，興奮地向著一大羣貧苦工人演說：

「……今天開除了十六個，明天又會開除十幾個，後天再開除十幾個，不到一個星期，他們就會把你們裏面活動的人通統趕去，另外招一批新的來，好服從他們，給他們做牛馬，一點也不抱怨，不反抗，不敢罷工……你們這一次受騙了。罷了許多天的工有什麼好處？有什麼結果？誰叫你們罷工？誰又叫你們上工？現在去問那班人罷。叫他們給你們飯

噢，你們因爲罷工被開除了。你們現在卻找不到他們了，他們裏面如今沒有人來管這些事情……那麼你們願意餓死嗎？願意你們的妻室兒女也都餓死嗎？」

「不，不，」全體一致地叫起來。有幾個人大聲說：「我們去找學生幫忙，要他們再發錢。」

「不行，不應該再去找別人幫忙了。別人有時候也會靠不住。他們也不會給你們許多錢，還是去找你們的帳房，找經理，找廠主，」王學禮堅決地說，聲音裏面充滿了力量。

「他們會把我們趕出來，」有幾個人叫。

「不要緊，不要怕，你們應該舉出代表去見他們。要他們答應以後不許開除工人，已經開除的也應該叫回廠來。他們要是不答應，那麼再罷一次工。再不行時，要餓死大家一齊餓死！索性把事情弄爛，大家都活不成！」王學禮狂暴地說。

羣衆心理確實是非常奇妙的東西。本來大家到這里所要商量的是怎樣鞏固自己底飯碗，謀自己底安全，然而王學禮底最後幾句話卻把衆人激動了。大家都忘記自己底

未來的飢餓之恐怖。衆人齊聲響應道：「要餓死大家一齊餓死！」都覺得這是一句天經地義的話。而且在他們這樣的死好像也沒有什麼可怕了。

這天晚上他們討論了許久。最後各人懷着緊張的心情回到了家。王學禮底心裏熱得厲害，不能安靜下去。他恨不得那行動的日子馬上來臨。他實在不能忍耐地等下去了。和平常一樣，他躺臥在兩個墳墓底中間，揀了一塊斷碑，搬過來做枕頭。冷冰冰的石頭刺着他底燒臉，蟋蟀時時在他底身上跳躍。他仰頭望着藍空，亮晶晶的星子搖搖欲墜。遠遠地送來一陣狗吠聲，但不久就停止了。夜是非常靜寂，草底香氣包圍着他。他不能睡，一個人在思想。他想這一切都是假的，這寂靜的夜也是假的。真實的事，是他在幾天以內要做出一件大的事業來。那時候也許這一切都不會存在了。就在這一刻他才有了用火的念頭。

十九

益記工廠成立以來，工人派代表向廠主方面交涉，這算是第一次。

在二層樓上一間精緻的帳房間裏，一張上等的寫字檯前正坐着帳房先生。這是一個有着尖的下頷的三角形臉的瘦漢子，穿着一件淡青湖縐的衫子。

工人底代表一共是五個，他們在工廠裏還算是比較活動的分子。未進帳房間以前大家底精神非常高揚，言語也很激烈，可是一旦見了帳房底面，他們都變得很畏縮了。互相望着，誰都不肯先開口說話，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要怎樣做才好。

「你們不做工，來幹什麼？」帳房傲慢地看了他們一眼，依舊低下頭去寫他底東西，一面嚴厲地問。

五個工人紅着臉，垂着頭，不作一聲。

「你們來幹什麼？沒有事就出去！」帳房放下筆罵起來。

一個年紀較大有鬚鬚的工人被他底同伴推着向前走了一步。帳房底眼光馬上就定在他底臉上，驚異地問：「張萬興，你有什麼話要說？」

張萬興漲紅着臉，身子顫抖起來，掙扎了一些時候，才口吃地說：「先……先生，我們代……代表大家求你不要停歇那十六個工人，那是不公道的。我們工人不答應。……」只說了這幾句，他便頓住了，想不起後面的話，樣子很是惶恐。

「不公道！」那三角臉把眉毛豎起來，握着拳頭在桌子上一掣。「這是經理先生底意思，你們誰敢反對？誰敢說不公道？」

另一個工人代表向前走兩步，哀求似地說：「先生，請你可憐那十幾個人罷！他們有妻室兒女，就靠他們的兩隻手過活。你把他們歇了工，他們喫什麼？先生，請你開點恩罷！免得叫他們餓死。」這人眼裏落了淚，差不多真要跪下來哀求。

「餓死好得很！」三角臉冷笑了幾聲。「你們這班人活着有什麼用？」

「先生，可憐罷！」張萬興也哀求道。「你自己也有太太少爺呢！」

三角臉冷笑兩聲，便又埋下頭寫字。這時候一個高大的西洋人走進來。三角臉看見他，便做出笑臉站起來向他打招呼。

一雙碧綠的眼睛在這五個人底身上掃了一下，八字鬚點綴着的口裏發出一句漂亮的英語：「這些東西在這裡幹什麼？」

「他們來吵鬧，不答應你開除那些工人，」三角臉用中國式的英語恭恭敬敬地回答。

碧綠的經理先生轉過身子，慢慢地走到張萬興底面前。張萬興本能地往後退一步，但已經來不及了。一記耳光打在他底左邊臉上，外國音的「滾出去」三個字向他底紅腫的臉上吐來。張萬興撫摩着他底左臉，在惶恐之中還想說幾句辯解的話。但一隻腳又來了。

這五個工人默默地跑了出去。「你們都開除了，」當他們正下樓的時候，帳房底罵

聲道向他們追來。

驚惶地被趕出了工廠以後，這五個工人好像回到了自由的世界，大家底心都定了。但一種恐怖又來追迫他們。他們現在也和那十六個人一樣被開除了。以後又怎麼生活呢？

「我原說不行的，你們一定要我去，」張萬興悔恨地抱怨道。「如今飯碗也打破了。我們一家人以後靠什麼過活？」他無可如何地把自己底頭髮拚命地抓。

「我原也不想去的。如今什麼都完了！」另一個工人悲苦地說。

大家在絕望之中找不到一條出路。想不到一個辦法。其中的一個年紀最輕的瘦漢子許多時候都不會開口說話，這時忽然用一個堅決的，粗暴的聲音說：「好罷，是他們先動手的。要餓死大家一齊餓死。我也不高興活下去了。叫他們看看我們也會做出一點事情來。」他底眼裏冒出血，右手握着拳頭向空中猛擊，然後放開，一把抓住張萬興底左臂，狂暴地說：「我們去找王學禮。」

益記工人又一次罷工了。這一次卻是自動的。他們並不會聽別人底指使，他們只爲了擁護自己底利益。他們正式向廠主方面提出條件，要經理道歉，要撤換帳房，要收回開除工人的成命，同時還要增加工錢。

死 法 的 大 場

這一次王學禮做得很好，在罷工以前這消息並不會預先傳出去。等到外交後援會得到風聲，想來勸阻時，益記工人已經罷工了。學生們又在各處募捐來救濟工人，但王學禮卻一概拒絕了。他說這一次是工人自動罷工，不願意接收外界的援助。他們要完全用自己底力量來奮鬥。他對方國亮他們來交涉的人說：「我們相信我們自己底力量。我們要用這力量來爭回我們底利益。不是得勝而生存，便是失敗而死亡。然而我們這一次要做給你們看：我們是怎樣的人！」

事實上這一次工人果然表示出了他們底團結和堅持的精神。他們居然不顧一切忍餓受苦地支持下去。他們和王學禮一樣十分相信他們底理由是正當的，廠主方面終於會屈服讓步。

一個星期過去了，沒有一點讓步的消息，五天又過去了。許多工人家裏已經斷了炊，這時他們卻得着一個惡消息：廠主早派人到溫州一帶招了許多工人，兩三天以後就要開工了。

王學禮得到這個惡消息以後，心裏異常苦痛。雖然這些日子來他滿心渴望着災禍底到臨，大事變底發生，但是真正的災禍和事變一旦臨頭，他卻有點戰慄了。兩種思想在他底腦裏奮鬥。他害怕那種就要到來的事變，他想放下手，讓工人再投降到廠主底面前。但這是不可能的。恰像騎在老虎背上一樣不能走下來，他自己爲事實所逼迫也只得繼續幹下去了。

痛苦的思想在他底腦裏激盪，在無可如何之中他走到了王阿根底家。

意料不到的景象展現在他底眼前。在木板牀上躺著小順子，李阿根瘋狂地抱著頭大步走著。小順子底瘦臉已經瘦得不成樣子了，只有皮包著骨頭，兩頰陷進去非常之深，因此把顴骨顯得很高，長的頭髮散亂地披到肩上。破爛的衣服赤露著她底胸膛，肉已陷落進去，胸膛裏起伏得很厲害，表示出她底呼吸底困難。

王學禮進來時李阿根並不和他說話，只交換了一瞥恐怖的眼光。兩人都看著牀上。小順子忽然動了一下，把兩隻突出的血紅的眼睛圓睜起來，兩手往胸膛上亂抓，把衣服抓得更破了。她又用手抓她底胸膛，把指甲深陷進去，一面發出怪叫的聲音：「我餓……我餓得難受！」一面拚命地抓自己底胸膛。「一口飯，只要一口飯，給我喫一口飯……爸，給我喫一口飯罷。」她猛然翻過身子，臉貼在木板上，牙齒咬著木頭，雙手也在木板上拼命地亂抓。

這種景象撕裂著她底父親底心。他狂叫了一聲跑到牀前，把她抱起來，不管她底掙扎。他在牀邊坐下，讓她底頭枕在他底懷裏，兩手壓在她底身上，以一種慘不忍聞的聲音

安慰她說：「小順子，等一會，明天就有飯喫了。」

「爸，我還會活到明天嗎？你給我一口飯罷！」她在她底懷裏掙扎。

「小順子，你不會死的！」他底眼裏流下一連串的淚珠。他捺不住心中的酸痛，抽泣起來。「爸不會讓你死的。」停了一下，他又嘆息幾聲，仰起頭自語似地道：「南京城裏有這麼多的米飯，爲什麼單單少你這一口……唉，苦命兒，你爲什麼單單生在我這里？那麼多的富貴人家，你都不揀，卻揀到我這里來受罪！」

「飯呵，給我飯呵……爸，你可憐我，」小順子悲慘地嘶聲叫着，一面拼命抓他底手。

「小順子，不要再叫了，你的爸心腸都被你叫斷了。等一天罷，明天一定有飯給你喫，不管去偷人，搶人……我都要給你弄一碗飯來，爸決不會騙你的……」說到這里悲痛塞住了他底咽喉，他停了許久，然後狂亂地叫出一句：「天呀！叫我怎樣辦呢？」

她漸漸地安靜了，好像睡去了一般。忽然他覺得她底身子在抖動。她底臉上起了一陣拘攣，口裏發出一聲怪叫：「我痛呀！」身子劇烈地動了一下，便伸直着不動了。他底父

親驚疑地望着她底沒有生氣的臉，手摸着她底手，他覺得她底手漸漸冷了，他伸手去摸她底額。他自己底心也猛然顫抖起來。他用雙手捧着她的底頭拚命地亂搖，一面用力地叫：「小順子，你叫我罷！你叫你的爸爸，你快叫，我去給你弄飯……只要你叫我一聲，你罵我一句也好……小順子，你睜開眼睛……」他把她底頭搖了許久，然後把她底身子抱起來，在房裏走了兩轉，口裏喃喃地說：「爲什麼單單該你一個人死？」他又走到牀前，把她放在牀上，自己跪了下來，昏迷地叫着她底名字。

王學禮冷酷地看着這一切，不作一聲。在牀上挺直地躺着小順子底瘦弱的半裸的身體，差不多不像人底樣子。他望着這個小東西，一個殘酷的思想忽然來抓他底心。他想這個小東西如果生在一個有錢人家，她一定會終日遊玩，不做一事，會有人服侍她，她會有喫不完的米飯，穿不完的衣服。而現在呢，她卻裸露的，餓死在這里，只因為她是一個貧苦工人底女兒。難道這是她底罪？難道做工人就是犯罪？難道貧窮就是罪惡？

當那般有錢人家的女兒正在享樂的時候，一個工人底女兒卻赤裸的餓死在這里。

了，沒有一個人來關心她底命運。一切的希望全都破滅了。在自己底周圍無處不是苦痛，而那般人呢，卻在拚命地享樂。在自己底飢餓與痛苦之中一想到那般過幸福日子的人，心裏不禁有了一種捺不住的絕望的復仇之思想。狂熱的血在血管裏流，飢餓咬着他底內臟。全個身子被一種烈火燒得乾燥起來。理性漸漸失了力量。他如今所需要的只是一種行動，一種血的滿足，而不是米飯了。他底火和血的計畫到了這時候就完全沒有改變之餘地了。

不僅王學禮底心情是如此，李阿根底心情也是如此，而且全體罷工工人底心情也是如此的。對於他們，什麼妻室兒女，親戚朋友，公道正義都不存在了。只有一個慾望，一個被飢餓與虐待燃燒起來的慾望。他們已不復是從前的那般膽怯的任人壓迫的人，他們變成了受傷以後渴欲復仇的狂獸了。

於是王學禮底火和血的計畫就有了實行的機會，而李阿根和那個年輕的瘦漢子就是以生命為質來實行這計畫的兩個人。

已經過了中夜，天色漆黑，一顆星也沒有。益記工廠底紅色建築驕傲地在靜夜裏立着，挺直地，堅定地，也不想動一動。一切都死了。爭鬭，壓迫，飢餓，受苦，這一切好像都死了。空氣是十分沈寂。夜是非常靜寂，連一點哭泣呻吟的聲音也聽不見。便是狗也夾着尾巴睡了。

一個黑影子忽然在紅色建築底下出現了。牠像一隻野貓一樣爬上了紅色建築，雖然爬得慢，但不多幾時就爬到了屋頂，後來便消滅在建築裏面。接着牆角下又出現了一個影子，照樣輕輕地爬上屋頂，也落在建築裏面。

一切依然是很沈靜，全個建築還是死沈沈地睡着。沒有一點動靜，也沒有一點聲音。時間就這樣過去了。附近的鐵軌旁邊漸漸出現了幾個影子。忽然紅色建築裏冒出了一

道紅光，第二層左邊的一個窗戶完全紅了。火和煙從裏面冒出來，一條粗的火蛇往屋頂上爬，同時牠底尾巴又向四面掃去，變成了許多條火舌，不住地嗚呼着，一面向隔壁的窗戶蹣去。火舌一觸到窗戶就斷了，但馬上又恢復了原狀，而更猛烈地去蹣。幾次之後就把窗架子燒燃了。霎時間隔壁的一間房子也就燃起來。於是一條火舌又分成許多條小舌，小舌捲上去，又合成了大火舌，四處亂竄。堆積絲貨的地方也着火。於是起了一陣爆炸聲，火勢更厲害起來。第二層左邊的一角都在火焰底包圍中了。火花四處飛，四面的窗戶都在冒火。天空染紅了一角，而建架底右邊的一角也起火了。

人聲嘈雜得很厲害，紅色的建築裏這時候活動起來了。警鐘亂鳴。人底呼喊聲響成了一片。大門馬上開了。有人從裏面狂奔出來。

「益記工廠失火了！」這消息很快地流傳出去，到處響應着。廠主和經理也乘汽車來了。

在鐵道旁邊徘徊的工人都聚集在工廠前面的空地上，人數漸漸多起來。大家滿

足地望着，有些人在歡呼。

好像燃了許多盞燈似的，天空和地上都映得非常的紅。人不斷地從工廠底大門裏邁出，幾個警察守在門口，然而秩序是無法維持了。

在那些受苦的工人底心中，許多日子來的黑暗似乎被這火光驅散了。他們底復仇的慾望感到一種滿足。尤其是王學禮，他站在人叢中看見自己底工作底成績，看見他們底敵人底滅亡，忍不住得意地歡叫起來，羣衆也和着他底聲音狂叫。他們沈醉在狂歡之中不復顧到未來的一切。

這時候突然響鈴底聲音大響，表示救火車到了。救火車停在空地外面，救火員便走下來。然而左邊的一角火花已早冒上了屋頂，牆壁在漸漸地傾斜了之後，忽然起了一個很大的聲音，便倒塌了一塊。一部分落下地來，一部分便落在第一層屋頂上面，把火勢暫時蓋住了。空地上的人因了牆壁落下來的緣故便狂奔起來，但短時間以後又鎮定地站住了。

救火員有的跑進工廠裏面去了，有的便回到車上預備把車開到空地上去。人羣本來要讓路的，但王學禮卻高叫起來：「我們不要讓，不要他們去救火。」羣衆也高聲響應道：「我們不讓他們去救火。」救火員盡力向羣衆理論，但羣衆不應，反把車包圍着，使牠不能夠開動。

忽然發生了一個絕大的響聲，火勢衝破了障礙冒將上來，接着便向四處亂竄，發出幾種顏色的火光。右邊一角的牆壁也傾斜了。一間屋子裏，窗戶大開，一個黑影突然現於窗前，窗架已經燃着了。那人卻立着不動。他在拍手。火光照出了他底面貌。王學禮不自主地狂叫了一聲：「李阿根！」羣衆也叫起來。

右邊一角的牆壁終於倒塌了。李阿根所在的屋子完全燃燒起來。在火光底包圍中他底黑影還可以看見。然而在一陣爆裂聲之後那一間屋子也倒塌下來。一堆磚瓦石塊把他完全蓋着。王學禮哀叫一聲，用手遮住了他底臉。

第二層全層像一個大火鉢一樣必剝必剝地燃燒着，在黑夜裏顯得非常可怕。

李阿根底死使羣衆陷於絕望的情緒之中，如果這晚上沒有什麼大的事變，益記工廠是一定燒光了。

但大的事變果然發生了。在李阿根死後不到一刻鐘光景，不知從什麼地方開來了兩連全武裝的兵士，把羣衆包圍起來。槍上插着明晃晃的刺刀，槍裏實了子彈，好像預備作戰的樣子。他們爲什麼來呢？自然是奉了上官底命令。但是南京軍事當局爲什麼派遣他們來呢？是接受了某國兵艦司令和某國領事底警告。

羣衆和軍隊起了小小的衝突以後終於被解散了。大概因爲軍隊不肯屠殺自己底弟兄的緣故，所以不曾開槍，只用了刺刀。

羣衆終於散去了。於是救火員在軍隊底保護之下努力法和火勢奮鬥。靠了他們整夜的努力，益記工廠使得保留了一層建築以歡迎第二日底朝陽。

火燒益記工廠的事變發生以後，第二天下關便宣布戒嚴。工人底行動受着嚴厲的監視。而身為這次事變底主謀者的王學禮便突然失蹤了。

其實王學禮底蹤跡，有一部分人是知道的。他是在營部裏。但他在那里做什麼呢？就沒有人知道了。

在第三天的晚上，已經過了午夜。益記工廠前面的空地上又出現了一些黑影。王學禮是在這些人裏面。但這一次他是被細縛着的，十多個兵士押着他。他們叫他立在牆邊，臉正對着益記工廠底大門。

一彎新月掛在天空，她底淡淡的銀白色的光撫着殘廢的紅色建築。夜是死了。但人間的悲劇並沒有死。尖硬的刺刀在月光之下閃耀着冷的光芒。灰色的動物看起來更加

灰色了。王學禮挺直地立在牆邊，赤裸着的上身露出了一肚腹的毛，雙手反翳在背後。依然是他底堅定的，高大的身軀，只是人似乎蒼老多了。他皺着眉頭仰望那新月。一把雪白的彎刀在碧海上飄浮着。他又低下頭向四周一看，什麼也沒有，只有那殘廢的建築在對他嘲笑。他底心裏忽然起了一陣酸痛，眼睛有點潤溼了，便狠命咬着嘴唇，再昂頭望着天，似乎有滿腹的怨氣要向誰伸訴。月亮冷酷地看着他，不給他以何種回答。「難道我就這樣完了嗎？」他底心裏充滿了遺憾，不能自己地吐出這一句酸楚的話語。

「朋友，拿出大丈夫的氣概來，我們預備好了，」一個頭目粗暴地對他說。

王學禮似乎嘆了一聲，便放下頭望着那說話的頭目，一個絕望的憤怒震撼着他，他不相信地瘋狂地說：「你們就這樣把我弄死嗎？這簡直是私刑了。你們為什麼不敢在青天白日之下殺我？為什麼不讓我臨死前向羣衆說幾句話……那殺狗……私刑……私刑！」他猛烈地搖動他底身子。

「朋友，不要氣，」那個頭目走到他底面前，握着他底膀子，溫和地說。「朋友，不要怪

我們，我們是奉了上官的命令幹的。我們尊敬你是一個好漢，不敢待差你。請你拿出大丈夫的氣概來就義罷。再過二十年又是一條好漢。怕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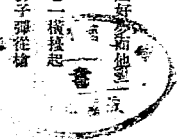
王學禮低下頭不說話了，過了半晌才擡起頭來，鎮定地說：「好，朋友，那麼請你讓我多留一刻，等我自己預備好了時叫聲『放』，你們就開槍罷。」

那頭目露出滿臉的義氣慷慨地答道：「好，一定，我們等你。」他說了又退去把這消息告訴他底弟兄們。

這時候一切對於王學禮都是非常明白的。這許多日來的情景好像是一場大夢，現在都去遠了。在他底面前橫着那不可思議的死，他並不怕牠。然而他卻有點可惜牠爲什麼竟來得這般早。這一刻裏他才覺得生是何等可愛，便是痛苦的生活也值得留戀。天空，太陽，月亮，樹木，建築，這一切似乎都是離不掉的東西。但是一刻以後一切都必須消滅了。他覺得他自己本也有很好的心，本也愛人，而且也希望一切人都得着幸福，可是不知怎樣在這幾天來竟然變成了一個喝血的復仇的猛獸。這固然是錯誤，但這並不是他底錯，

這是事實，這迫他做的。現在他卻要受罰了！這時那般人正在舒服地做他們底好事，而他——自己卻在這裏被槍殺了。人間還有正義嗎？

他底思想愈趨愈亂，頭腦有點脹痛了。他覺得不能夠再思想下去，便把心一橫，擡起頭最後一次望着碧空，口裏滿不在意地但略帶悽楚的聲音叫着「放。」一排子彈從槍筒裏出來，一陣煙霧包圍着王學禮底身子。等到煙霧消散以後，他已經倒臥在地上了。全身起了一陣劇烈的拘攣，口裏含糊地低聲叫道：「工人萬歲。」但幾分鐘以後他便伸直了身子，挺然躺臥在土地上不動了。月光照下來，撫着他底冷了的臉，上面半睜着一對堅定的冷冷的眼睛。那是永遠不會閉的了。



程慶芬底死在吳春濤底心上產生了一個很大的影響。在最初幾天他好像失了精神似的，什麼事也不想做，對於一切都沒有興味，只是一天天把日子混過去。但後來他底心情又變動了。他覺得時時刻刻都有一雙哀怨的眼睛在望着他，責備他不該這樣浪費自己底生活。一閉上眼睛，白衣青裙的影子就出現在他底面前，或者她底聲音又在他底耳邊響了：「我把我底愛給了你，牠會永伴着你的。」他竭力想把這一切忘掉，但隨時隨地他都感到有她底蹤跡，有她在旁邊伴着他，他決不是孤獨的。有時一旦振作起來，就好像看見她底眼睛在對他微笑，有時忽然心灰意懶，那麼她底眼睛就變成愁苦的了。

在這顆心緒與這種環境之中，吳春濤使我到了一條出路，他漸漸地把已失掉的勇氣和希望收了回來，決定把過去的一切完全忘掉，單是懷着她所給他底愛，盡力地他所

高興他去做的事，做一個值得連底永生的愛的人。

奇怪的是：吳養清堅決地這樣決定的時候，王學禮已經在營部裏了。第三天午後他便聽見了王學禮底死耗，使他連向王學禮解釋他底胸懷的機會也沒有。

傍晚吳養清到了益記工廠前面的空地。殘廢的建築矗立在夕陽裏，悽楚地向人哭訴牠底不幸。大門前有幾個全武裝兵士守着。地上零亂的堆了些碎磚亂瓦。太陽正在往下沈，把牠底熱血染紅了大半個天。工廠對面的牆壁上現出了幾個傷痕，牆邊受了人踐踏枯死了的草地上，有許多滴血跡，但顏色已經淡了。有一圈草卻被血凝結起來聚在一處。此外什麼也沒有了。吳養清仔細地尋找，只看出王學禮底這一點遺跡。在路旁，在鐵軌旁，工人急急地走過去。遠遠地，兵營裏起了軍號聲。他擡起頭，在那邊太陽快全消滅了，他呆望着牠漸漸地死去，卻沒有什麼方法能夠拉住牠。最後牠完全沈下去了。牠底血到處都是，似乎連這草地也染紅了。吳養清心裏起了無助的悲哀。他想太陽究竟明天還可以再升起來，而王學禮流了血以後就永遠地去了。

